



故事会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22

吉慶街



舌尖记忆 故事留香

2018年《故事会》线上订阅服务，详情请见封二



名刊会

精致阅读,让文字照亮生活

“
名刊荟萃
只有你
想不到的
没有你找不到
De杂志”



plus.qikan.com.cn

最新名刊会IOS版本已在苹果市场上线
打开苹果市场搜索【名刊会】即可下载体验



龙源数字传媒集团
Dragonsource Digital Media Group

笑话与爱情



Zhao Aljia Stories Editor
赵媛佳 故事会绿版编辑

最近读了一个颇为感人的故事。一对夫妻有一个罐子，专门用来装笑话，每当两人看到有趣的笑话，就会写在纸条上，放进罐子里。一旦他们碰上不开心的事情，就打开罐子，取出一个笑话，大声朗读，借此忘记不愉快。

夫妻俩在一起愉快地生活了七年，放进罐子里的笑话远比取出来的多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妻子被诊断出得了癌症。夫妻俩抱在一起痛哭流涕，之后便打开了罐子，大声读了起来。读了好几个，妻子才露出一个微笑。这天，两人读了很多笑话，渐渐地，也树立起与病魔作斗争的信念。

可妻子的病还是越来越重了，她饱受折磨，唯一能让她忘掉病痛的就是读笑话的时候。最后，妻子虚弱得读不动了，就由丈夫读给她听。

一天，丈夫照旧在病房里给妻子读笑话，他把手伸进罐子，触到了罐底，不禁一愣。妻子见了，虚弱地笑了笑，问丈夫：“罐子里还有几个笑话？”

丈夫摸了摸，说还有两个。妻子点点头，伸出了手，于是丈夫递上罐子，让妻子挑了一个笑话。丈夫读完后，他又把手伸进罐子，想取最后一张纸条，但是妻子轻轻握住他的手，阻止了他，说：“现在不要，以后再说吧。”

丈夫点点头，打算回去再找些笑话补充进罐子里。

妻子说：“我爱你，亲爱的。”丈夫闻言亲了亲她的额头，给她盖好被子。妻子微笑着睡去了，这次，她再也没有醒来。

几天之后，丈夫为妻子举行了悼念仪式。亲友们离去后，丈夫在棺柩前跪下，打算把罐子放进去，好让最后一个笑话永远陪伴着妻子。可刹那间，丈夫突然明白了什么，他毫不迟疑地拿出最后一张纸条，只见那张纸条缺了一个角，上面有一个笑话，还写着一段话：“傻瓜，笑话早就没有了，是我拜托护工补充进去的。最后一个笑话留给你，记得要大声朗读。”

这便是普通人的爱情，平淡如水，却情深似海。

（插图：丁德武）

643

2017
SEMIMONTHLY
下半月刊

11月



STORIES

欢迎登录本刊主办的“故事中国网” (www.storychina.cn)



开卷故事	2
笑话 13 则	4
头条故事	
换灯泡	阿 愚 8
网文热读	
广场舞	蒋 曼 11
妈妈偷吃	陈柏清 86
新传说	
敲竹杠	王朵儿 13
谈判	林扶霄 17
画痕	贺小波 21
看不见的礼物	杜 辉 32
各有各的道	顾敬堂 36
传闻轶事	
比丑招亲	卢树盈 25
纠错	汪培君 29
海外故事	
搅局者	赵功强 40
藏在木梯子里的爱	王立红 50
外国文学故事鉴赏	
相思病	43
3 分钟典藏故事	48
东方夜谈	
前世债	鹰翔狼啸 53
民间故事金库	
一年一换	河西走狼 57
情感故事	
搞怪的老爸	顾章玲 61
法律知识故事	
这样的兼职合法吗	王秀申 64
中篇故事	
不死的良心	吴 嫡 66
动感地带	81
细节	82
段子	84
我的故事	
下苦人	李金海 88
幽默世界	
《苦命的司机》等6则	张春风等 91

2017年11月

下半月刊·绿版

社 长、主 编 夏一鸣

副社长 张 凯

副主编 朱 虹 吕 佳

本期责任编辑 赵媛佳

电子邮箱 babyfujia@126.com

发稿编辑

朱 虹 王 琦 刘雁君

美术编辑 郭瑾玮 王怡斐

本社办公室电话 021-6437 5030

红版编辑部电话 021-6433 2325

绿版编辑部电话 021-6433 6469

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邮编 200020

主管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主办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出版单位 《故事会》编辑部

发行范围 公开

出版发行部

发行业务 021-6431 3938

发行经理 钮 颖

媒介合作 021-6433 8113

广告业务 021-6433 4376

广告经营许可证

沪工商广字 3100320080016 号

媒体部

新媒体 021-6467 7160

故事会互联网+

《故事会》微博 @故事会

《故事会》微信 story63

故事中国网 www.storychina.cn

《故事会》网店

shop36332989.taobao.com



国外发行 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

印刷 上海四维数字图文有限公司

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总发行

国内代号 4-225 定价 4.00 元

特别提示：凡本刊录用的作品，即视为本刊已获得该作品与《故事会》相关的网上传播、汇编出版、电子和录音录像制品等权利。本刊向作者支付的稿酬，已包含了上述各项权利的报酬。如有特殊要求，请提前说明。未经本刊许可，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（包括但不限于：以非法的方式复制、改编、传播、展示、上载）本刊刊登的作品。版权所有。侵权必究。



· 笑话 ·

牛尾巴

牧场里来了个新的挤奶工。一天，挤奶工挤完奶，牧场主问他：“你怎么鼻青脸肿的？”

挤奶工叹了口气说：“挤奶时，奶牛的尾巴总是甩来甩去，甩得我脸上很痒。”

牧场主疑惑地问：“那和你鼻青脸肿有什么关系？”

挤奶工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因为我把一块石头绑在了牛尾巴上……”

（梁诗菊）



（本栏插图：包丰一）

菜谱

老婆买了本菜谱，老公问道：“老婆，你买菜谱干吗？”

老婆说：“提高一下生活质量呗。”

老公听了，欣喜地说：“那以后咱家你做菜？我不做咯！”

老婆一瞪眼：“错！”

老公正疑惑，只见老婆打开菜谱，兴奋地说：“从今天开始，我要按照菜谱点菜，今晚就先来一个‘蟹黄鱼翅’和‘清炖燕窝’吧！”

（周继红）

耍酒疯

有个人一喝酒就喜欢耍酒疯，这让他的妻子很是头疼。

一天，这人问妻子要酒喝，妻子便拿了一杯白开水给他喝了。不一会儿，这人又手舞足蹈起来。

妻子骂道：“天杀的！你喝了白开水也能耍酒疯吗？”

这人听了，自嘲地说：“我也有点奇怪，今天这个酒疯怎么有些耍不起来……”

（潘 烨）





打麻将

小 吴和老王是麻友，他们经常一起打麻将。

一天，老王在麻将桌上说起了他女儿：“这孩子，到现在也没有男朋友，愁死我了。”

小吴摸摸头说：“叔叔，其实我是您女儿的男朋友，我们正准备把这事告诉您……”

老王一愣，接着连连摆手：“不行，你们不能在一起！”

小吴疑惑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老王叹口气说：“你是不知道，我闺女跟她妈一样，管钱可紧了，要是你们结婚了，你还有钱跟我打麻将吗？”

(天 问)

记广告

老 妈在家看电视剧，忽然，她拿出一个小本子，认真地写着什么。

儿子问老妈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

老妈指了指电视，说：“我在记广告。”

儿子奇怪道：“为什么要记广告啊？”

老妈说：“我得记着是哪些产品耽误我看电视剧，以后坚决不买！”

(梅之傲)

一天晚上，5岁的儿子和妈妈一起散步，他忽然说：“妈妈，月亮真了不起。”

妈妈好奇地问：“有什么了不起呀？”

儿子说：“月亮的胆子比太阳大。”

妈妈感到很奇怪：“为什么啊？”

儿子指着月亮说：“月亮敢晚上出来玩，太阳就不敢！”

(月月鸟)





· 笑话 ·

长得很好看

一个女带着孩子去做健康检查。医生说：“你的孩子长得很好看。”

女人笑着说：“哈哈，您对所有孩子都是这么评价的吧？”

医生摇头说：“不，只有确实长得好看的孩子，我才这么说。”

女人疑惑道：“那你对长得不好看的孩子怎么说呢？”

医生不好意思地笑了：“我一般对他们的家长说，孩子长得真像你！”

（步步清风）



词不达意

一个老外喜欢上一个中国姑娘，邀请她共进晚餐。吃着吃着，姑娘笑问：“你怎么光看着我吃，自己不吃啊？”

老外想用“秀色可餐”来讨好姑娘，但一时想不起这个词怎么说，情急之下脱口而出：“我看见你就饱了！”

手机会放屁

有一个男人在饭店门口等位，突然很想放屁，又觉得不好意思，他急中生智，打开手机里一个放屁比赛的视频，把音量调到最大，然后在手机声音的掩盖下放了一个屁。

男人正得意时，旁边一个大爷对他说：“小伙子，你的手机太智能了，手机里放屁我竟然能闻到臭味！”

（一米阳光）

帮助

对男女在聚会上相识，聊得非常投机。临别前，男人留下了电话号码，说：“如果多年以后你还没有嫁人，请打电话告诉我。”

多年后，女人依然单身，想起那次难忘的聚会，便找出男人的号码拨了过去。只听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声音：“您好！这里是婚介所，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？”

（红 红）

不要陪伴

有个酒鬼到别人家喝酒，直到宴席快结束了，他还没喝过瘾。

于是酒鬼对客人们说：“你们回家路都挺远，就先回去吧，不用陪着我。”客人们听了，都纷纷回家了，只有主人陪着他继续喝酒。

酒鬼又对主人说：“你也路远，先回吧，别陪我了。”

主人奇怪地说：“这儿就是我的家，你让我回哪儿去？”

酒鬼说：“你还要回卧室去睡，我今天就在这酒桌上睡了。”

(竹之语)

什么关系

数学课上，老师忽地大声喊出：“班长、副班长，起立！”

班长和副班长恰好是一个男生、一个女生，两人应声站了起来。

老师表情严肃地问道：“说，你们现在是什么关系！”

班长和副班长正在谈恋爱，他们吓坏了，不知老师是怎么知道的。

两人支支吾吾说不出话，却见老师忽然一挥手，说：“怎么这都答不出？你们都垂直于地面，是互相平行的关系！今天我们来学习直线与平面之间的关系……”

(心香一瓣)

·笑口常开 轻松一刻·

小红长得不漂亮，却喜欢自称“仙女”。



一天，小红边照镜子边懊恼地说：“魔镜啊魔镜，本仙女长得这么漂亮，为什么一直谈不了恋爱呢？”

妈妈在一旁听了，冷笑着说：“可能是因为仙女谈恋爱触犯天条吧！”

(潘光贤)

触犯天条



本栏目欢迎来稿。如有新鲜感、有精彩细节的笑话佳作尽快投寄给我们。来稿一经采用，即致稿费，最高稿费为一则100元。本期责任编辑电子信箱：babyfuji@126.com。



· 头条故事 ·

换灯泡

■ 阿 愚



换灯泡很简单，卸下旧的换上新的，几秒钟就能搞定。可是，在机关单位里，这可是个技术活……

小吴是一家机关单位的新员工。这天，小吴正准备下班，刚巧，走廊里的一盏灯烧坏了。领导正好路过，随口对他说：“小吴啊，你去找后勤处，让他们换一下灯泡。”小吴连连答应。

第二天刚上班，小吴就来到后勤处，一个老师傅听他说了情况，点点头说：“就是一个灯泡的问题，我知道了。但我们后勤处这几天都忙得团团转，走廊里的灯不影响工作，要不你先等一等？”

“那……我自己买个灯泡换上吧。”

老师傅问：“你有电工证吗？按照单位规定，操作 220 伏强电，必须要有电工证。”

“我没有。那可怎么办？你们没空换，又不让我自己换。”

“很简单，你从外面找个人来换。”

小吴点点头，心想大单位就是严谨，把所有安全隐患都考虑到了。小吴向领导汇报了情况，领导笑笑说：“那就找人换吧。但这样会产



生人工费，你去问问财务处，看费用怎么报销。”

于是小吴又来到了财务处。财务听他说完，提出了自己的要求：“你不能随随便便在大街上拉个工人，必须找正规的劳务公司，因为要正规发票才能报销；而且必须找够三家公司，比较它们的价格，选出报价最低的那家。”

小吴问：“这也太麻烦了，随便找家公司不行吗？”

“哪能随便找呢？万一那家公司是你亲戚开的怎么办？万一中间有回扣怎么办？万一产生法律纠纷怎么办？所以一定要正规公司，让它们报价，然后交给我们审核。审核通过后，你让价格最低的那一家来换灯泡就可以了，这也是为了避免风险。”

于是，小吴找到了几家劳务公司的联系方式，打电话过去，结果别人听说换一个灯泡还要开发票，立马就挂断了。小吴心灰意冷，万般无奈之下，只好硬着头皮再去跟领导汇报。

他很担心，自己连这么简单的事都做不好，领

导一定会怪罪他。但领导听他讲完后反而哈哈大笑起来：“小吴啊，你虽然是大学毕业的高才生，但是工作经验还很不足啊。我来给你指一条明路吧。”

小吴连忙摆出虚心受教的表情：“领导，您请说。”

“你还去找后勤处的那个老师傅，他可不是一般人，他是后勤处的副处长。你找到他后什么都不要说，直接请他吃饭就可以了。”

小吴恍然大悟，他早就听长辈们说过，在机关里，想要办成事，就不能不喝酒，现在果然是这样。





· 头条故事 ·

第二天，小吴订好饭店，带上信用卡，把后勤处副处长约了出来。

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副处长开腔了：“小吴呀，怎么今天突然想起来请我吃饭？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。”

“其实没啥事……我们部门的灯泡坏了，您给想想办法呗。”

副处长拍拍胸脯，说：“包在我身上，明天就让人给你换。如果他们太忙，我就亲自给你换。我可是十几年的老电工了，闭着眼都能修好。”

“哪能让您亲自上阵？找人随便修修就可以了。我先在这谢谢您啦。”小吴说完，连忙举杯敬酒。一杯白酒下肚，小吴心里的石头也落了地，问题总算是解决了。送走副处长，小吴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感慨自己还是太缺乏社会经验了，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这些人情世故才行。

他算了一笔账：如果自己买个灯泡换掉，大概要5元钱；如果是找人来换，大概要50元；请处长吃的这顿饭，总共花了他500元。但小吴认为，只要能解决问题，这钱就花得值。

第二天，小吴满怀希望地等着

后勤处的人来换灯泡。但左等右等也没人来，他也不好意思打电话去催。快下班的时候，小吴决定亲自去后勤处问一问。

到了地方，小吴发现整个后勤处都忙成一团。他抓住一个人问：“你们的副处长呢？”

那人一脸慌张：“你还不知道吧？大事不好啦！”

小吴赶紧问：“怎么啦，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咱们单位一把手那儿的空调坏了，非常生气。现在整个后勤处都在为这事忙呢。”

小吴没多说什么，默默下班回家了。

周末，小吴一个人来到单位。他看看四下无人，就搬了一把椅子到走廊，然后从口袋里悄悄掏出一个新灯泡，把坏掉的老灯泡换下，长舒了一口气。

第二天上班时，没有一个人发现走廊坏掉的电灯又亮了。

（发稿编辑：王琦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孙小片）

新媒体编辑部电子邮箱

朱虹：zhong98305@sina.com

王琦：wangqi_8656@126.com

刘雁君：nina_lyj@sina.com

赵媛佳：babyfuji@126.com



广场舞

■ 蒋曼

清苑小区规模大、人口多，广场舞很火，明秀最近也开始在小区的中心广场跳舞。

这才第三天，领舞的梅姐就来搭讪：“刚搬来的吧？”明秀笑着点头。梅姐很和气：“我们这个是自发的组织，你要是决定一直跟我们跳，每个月就交五块钱，主要是维护音响，买光碟、电池之类。”明秀忙从贴身口袋里翻出十块钱递给梅姐：“我们那边也是这样收的，就别找了，权当我给咱队的见面礼。”因为平时总有人不自觉交钱，拖来拖去的，所以明秀给梅姐留下的第一印象很好。

明秀跳舞时，一头红发引人注

目。有人来打听，梅姐说：之前住城南，儿子外出培训，媳妇怀孕了，她这个婆婆是来照顾媳妇的。梅姐很是羡慕明秀：“你可真胆大呀，这岁数了还染红头发。”明秀快人快语：“染成黑色吧，白头发新长出来反而遮不住，染成红色还藏得住一些。岁数大了，只要不影响别人，管他呢。”梅姐觉得明秀很洒脱，好相处。

不久，跳舞的姐妹里有几个也染了红发，大家都觉得比染黑发好看。这天，梅姐和舞蹈队的骨干邀明秀喝茶，明秀拿来一大包干果，都是碧根果、腰果这类贵的。大家都说：“吃吃花生、瓜子就行了，



· 网文热读 ·

这些东西贵。”明秀说：“是媳妇不想吃了的，大家帮着吃，免得放坏了浪费。每天吃点坚果，对心血管好。”

“你晚上总是跳一半就走，是要回家给媳妇做夜宵吗？”

“不是，是岁数大了，跳太久膝盖受不了。运动过量对身体也有损害，老年人最要保护的就是膝盖。”

“不会吧？我们这儿有人上午下午加起来要跳三五个小时，也没啥事。”

“我退休前是医生，懂一点保健知识。老年人活动要多样化，散步跳舞拉筋，一样做一点，动静结合，体力脑力都要锻炼；还有，那个音响声音太大了，刺激鼓膜，对耳朵不好，我在前排跳都要塞个耳塞。”

“你真懂保养，连耳朵都注意到了，干脆给我们开个健康讲座吧。”

“行啊，梅姐下命令，老身不敢不从。”

健康讲座上，明秀说：“早上醒了不要立即起床，揉腹部，顺时针三百下，逆时针三百下；吃点东西再运动，不然容易低血糖；冬天污染严重时，就不要外出锻炼了，

雾霾伤肺。”明秀还教大家拍经络、按穴位的方法，建议睡前泡泡脚，可以安神助眠。

梅姐说，认这些穴位比跳舞还累。明秀说，这是锻炼脑子，免得以后痴呆。后来，大家都反映做这些养生功课时间不够，于是，广场舞的结束时间提前了一小时。

听说明秀的儿子马上要回来，而且以后媳妇生了，亲家母会来照顾，明秀就要回城南了，梅姐她们都有些依依不舍。明秀安慰道：“我以后会常来看你们的，我孙子还在这儿住呢。”

明秀儿子回来的第一天就问媳妇：“那群跳广场舞的大妈怎么素质突然提高了？声音小了不说，晚上八点就散，早上也不那么早就跳了。”媳妇笑笑，说：“那都是妈的功劳。”

儿子给明秀打电话：“妈，你可真有两下子，我以前扔垃圾都撵不走她们。听说你是打入敌人内部，分化、瓦解，战术高明啊！”

明秀在电话里沉吟了一下，说：“她们不是敌人，我也没有啥战术，将心比心罢了。”

（推荐者：吕 一）

（发稿编辑：刘雁君）

（题图：孙小片）



敲竹杠

王朵儿



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那些年街上几乎没有机动车，特别是在乡下，走在街上，偶尔看见一辆崭新的自行车，大伙都会驻足观望，羡慕不已。可是向阳村的老黄家，却在同一天买了两辆崭新的“金鹿”回了家！

老黄之所以狠心买这两辆自行车，全是为了给他那两个儿子找对象，俩儿子骑着金鹿在村里一转，那多拉风啊！果不其然，老黄的大儿子骑着金鹿，很快就定下了亲事，但媒人说女方有个要求：女方有个弟弟叫六子，听说老黄在派出所上班，便想让他给找点事做，最好是不出力，还能多赚钱的。

媒人这么一说，全家人都犯了

愁：哪有这么好的事情，不出力还能赚大钱的？这不是刁难人吗？唯独老黄，还是慢悠悠地抽着烟，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：“劳您去给说一声，让孩子准备一下，过两天来上班便是。”

媒人一走，家里人都开始埋怨老黄，不该夸这么大的海口。老黄依旧笑眯眯地说：“没有金刚钻，我能揽这瓷器活？”

原来老黄刚买自行车时，所长借了一回。回来所长就跟老黄说，以后自行车都要办牌照了，全归派出所管理，还要招一批联防队员，去马路上查车，没牌照的要罚款扣车……你看，这不就是“既不出力，又可赚大钱”的好差事吗？



于是，老黄家大儿子很快就结了婚，老黄说到做到，安排六子上了岗。

六子好像天生就是干这行的料，他每天很早就上路，专挑僻静处躲起来。一遇到骑车的，马上跳出来，真是神出鬼没，防不胜防。那个年代，凡骑车出来的，都是充门面的，没几个是自己的车，所以一听说要扣车，都是爽快地掏钱了事。六子赚得盆满钵满，他一方面往派出所象征性地交那么一点钱；另一方面隔三差五地买些烟酒，讨好老黄和所长，弄得大伙都是一团和气，其乐融融。

可时间长了，就有人眼红了。老黄的大儿子埋怨老黄：你给一个外人那么好的差事，都不给你儿子，这算个什么道理？

老黄一听真是有口难言：这派出所又不是他自家开的，哪能说怎样就怎样？可大儿子说得句句在理，具体该怎么办呢？既不影响六子，又不能让所长说三道四……老黄想了很久，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。

老黄找来了六子，说：“六子，你姐夫想弄个停车的地方，逢集会之类的帮人看管一下自行车，挣些零花钱，或者你查了车也可以暂放

那里……”

六子是聪明人，一听这话，直接就说：“叔，你看这样行吗？我查了车，一律让他们放到我姐夫这里，就说停车场要校验车架号，哪怕一小时，也要让他们放。罚款呢，我少收一块，让我姐夫收一块，就说是看车费！”老黄什么话也没说，只紧紧握了握六子的手，表示非常赞同。

老黄的大儿子第二天就开始营业了。自此以后，老黄家便和谐了很多。所长被老黄“意思”了两次后，也没说什么：毕竟还是两块钱的罚款嘛，只是分到了不同的两个人手里。

老黄家的小日子蒸蒸日上，很快二儿子也有了对象。不知是媒人走漏了风声，还是六子的影响面太大，临近结婚时，二儿媳妇也提出了条件：给她弟弟顺子也找份工作，类同六子就好！

老黄想啊想，折腾了半天，顺子的小修车铺在停车场附近开业了。刚开业，生意就很红火，说是修车，（其实只有一个打气筒，其余啥都没有。来修车的，要么是轮胎缺气，要么就是没了气门芯。这车子没有牌照，进了停车场，可以找熟人说情，不收费；可车子没了气，



总不能再找熟人了吧？所以，顺子的生意最好，他规定：用打气筒一元；换气门芯，两元。爱换不换，爱打不打！不议价，不强留！

顺子之所以这么牛，是因为所有由停车场出来的车子，车胎都是没气的！一般的车子，就是没气；好一点的车子干脆就是没了气门芯。若追究原因，停车场的人回应说：放在这里就是这样，我们只负责看车，有气没气和我们没关系。要修车，呸，前面就是修车铺！要是告到所长，所长也就是一句：车子没气就打气，换件就给人换件的钱，天经地义嘛。老百姓都是诉苦无门，可车还得照样骑啊！

这一天是庙会，六子生意非常红火。时至傍晚，赶庙会回家的人，又被六子逮到一批罚了款。这边一扣车，车子就被老黄的大儿子推到停车场。等攒够一批，六子就让他们排队挨个处理。

大伙儿都等着回家，所以抢着交钱，闹闹哄哄，吵得六子的脑子嗡嗡乱叫。只有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，蹲在路边，独自抽烟，有人挤，他就让，看样子是在等所有的人处理好了，他最后一个。六子想：像这样的好同志，临了一定不能让他吃亏。

终于，吵闹的人群被六子打发去了停车场。六子舒了一口气，走到还蹲在那儿抽烟的鸭舌帽面前，说：“给，这是你的放车条！”鸭舌帽抬眼瞅了一眼六子，接着伸手要从包里往外掏钱。六子“嘘”了一声，制止了：“不要了，你快去推车吧！”

鸭舌帽似乎反应迟钝，脸上没有丝毫的感激与欢喜，相反他还蹙着眉头，问：“为什么，觉着我没钱？”六子笑了，他今天很开心，因为生意确实不错，他有个习惯：





· 新传说 ·

凡是生意好时，都要“舍”一点。六子说：“今天就有这么一个幸运奖，让你轮到了！”说完，他哼着歌，转身就离开了。

老黄的大儿子，也在停车场等这最后一位车主。所以鸭舌帽一交放车条，老黄的大儿子也就赶紧收拾回家了。等鸭舌帽推车要走时，才发现前后轮都没了气门芯，他气笑了：这世上竟还有这样的事？

正当鸭舌帽发呆时，不远处修车铺的顺子耐不住了，这都一整天了，他也该下班了。所以他便远远地对着鸭舌帽喊：“那个推车的，你要打气不？不打我就收班了！”

顺子这么一喊，鸭舌帽看了看还没走远的六子和老黄的大儿子，突然明白了：原来如此，这都是一伙的啊！

鸭舌帽压了压帽子，来到修车铺，换好气门芯，顺子看他鼓鼓的包，手一伸：十块！顺子的想法和六子不一样：这临到天黑了，能榨一下就狠狠地榨。鸭舌帽“嘿嘿”一笑，从包里掏出一沓厚厚的钱来，看样子有一千，他弹了弹钱，说：“你看这够不？”

顺子一看，立马火了：有钱咋了？拿钱吓我！你敢给，我就敢要！他伸手就从鸭舌帽手里拿了那

钱。

鸭舌帽笑得更大声了，他突然掏出一把刀来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从来都是我抢别人的，你敢抢我？”说着，他便捅了顺子一刀，顺子疼得大叫起来。

六子和老黄的大儿子听到动静，连忙转身向这边跑来，直扑鸭舌帽。鸭舌帽舞着刀子想杀出一条血路，却被六子三人团团围住，最终只能束手就擒，而六子他们仨也被刀子划了好几下，龇牙咧嘴地连忙报警、叫救护车。

等警察来了，一调查才知道，鸭舌帽是个亡命徒、全国通缉犯。今天遇到查车的，他本打算处理好就悄悄离开的，哪想遭遇这些，他实在气不过，热血上头，就掏出了刀子……

事后，所长去医院探望六子他们，见老黄看着儿子心疼不已，便拍拍他的肩膀安慰说：“要不是查车，一时半会儿也抓不到这鸭舌帽！你家这三人奋不顾身拦截歹徒，等上面派人来仔细调查之后，会给他们仨通报表扬的！”

老黄听了，吓得冷汗直流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

（发稿编辑：赵媛佳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孙小片）



自以为有谈判的资本，不承想却陷入了一个局……



谈判

□ 林扶霄

田晓丽是红云服装公司的公关部经理。她年轻漂亮，能说会道，深得公司赵总经理的信任。

这天，赵总把田晓丽叫到办公室，说他们公司打算并购同城的靓纱公司，专家的估值是四千万，而靓纱公司开出的价码则是五千万。他想让田晓丽去和靓纱公司谈判，把价格杀到四千万，并许诺田晓丽，事成之后奖励她一百万，并升她当副总。

田晓丽领命后，很快就来到了靓纱公司，见到了总经理柳亚梅。柳亚梅看上去温柔和善，田晓丽本以为她很好说话，可谈判了半天，田晓丽不禁大失所望，这柳亚梅柔

中带刚，说话像打太极，绕一大圈回来，最后还是要五千万，一个子儿都不能少。

回到公司后，田晓丽十分沮丧地向赵总汇报了这一情况。但赵总似乎并不意外，他从容地说：“这几天，我已派人暗中调查了柳亚梅的底细。我实在纳闷，难道你真的不知道柳亚梅是谁？”

田晓丽有点莫名地摇摇头，赵总说，柳亚梅其实是张世雄的前妻。

赵总口中的张世雄，是田晓丽新近交往的男朋友，此人也是做企业的，在当地小有影响。然而由于接触时间较短，田晓丽对张世雄的情感经历还不太了解，只知道他离



· 新传说 ·

过婚，有一个正在读幼儿园的儿子，至于其他，她一无所知。

田晓丽沉思了一会儿，有些为难地说：“赵总是想让我利用这一层关系？可万一柳亚梅与张世雄关系不和，甚至水火不容、互相敌视呢，这样的话，我岂不更加被动？”

赵总还是淡定地笑道：“晓丽啊，张世雄与柳亚梅有个儿子，名叫舟舟，你真正应该利用的是他。”

见田晓丽还是一脸迷茫，赵总微笑着继续说道：“你想啊，你要是和张世雄结了婚，舟舟就算是落在你的手心里了，柳亚梅敢和你过不去吗？她想过她儿子的处境吗？我的话就说到这儿了，你是个聪明人，好好想想吧。”

回去后，田晓丽苦思冥想了好几天，终于有了主意。她先是催着张世雄把结婚证给领了，接着便拿着结婚证，再次敲开了柳亚梅办公室的门。

柳亚梅看了田晓丽与张世雄的结婚证，果然大吃一惊，但转瞬又冷冷地说：“幼稚！你和张世雄结婚关我什么事？”

田晓丽平静地说：“幼稚的人是你！难道你就没想过，我和张世雄结婚之后，我就是舟舟的妈了？”

凭着母亲的直觉，柳亚梅从心底升起了一丝寒意，她焦躁地问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田晓丽阴阳怪气地说：“不干什么，只是想提醒你，我现在已经和张世雄住一起了，也就是说，你的宝贝儿子每天都在我手里，他的身心健康都在我的掌控之下。我今天来就是想知道，你儿子的健康值不值一千万？”

柳亚梅气急败坏道：“无耻！你等着，我会夺回孩子的抚养权的！”

田晓丽大笑道：“夺回抚养权？凭什么？红口白牙地就说我虐待孩子？证据呢？”

柳亚梅顿时哑口无言。这突如其来的打击，令她防不胜防，也难以招架，她失魂落魄地坐着，很久没有说一句话。

田晓丽从柳亚梅躲闪的眼神中看出了她正在摇摆的内心，便催促柳亚梅快些做出决定，柳亚梅迫于无奈，最终答应了红云公司的条件。

田晓丽强忍心中的狂喜，说：“你先拟合同，准备好复印件，两天后我会来取，等我公司老总过目之后，便可择日签约。”

很快就到了约定的日子，田晓丽又春风得意地踏进了靓纱公司的



大门。见到柳亚梅后，她让对方送上合同文本，不料，柳亚梅只是微笑着，就是不动身子。田晓丽再催，柳亚梅面无表情地回道：“要想买下本公司，五千万是最低价。”

田晓丽脸上的笑容僵住了，她问柳亚梅是否考虑过这样做的后果。

柳亚梅微微一笑，说：“你别拿孩子来吓唬我，你没这个胆。”

田晓丽紧盯着柳亚梅的眼睛道：“只要你这个母亲敢下赌注，我这个庄家就奉陪到底。”

柳亚梅没被吓倒，依然镇定道：“你以为张世雄是傻瓜吗？任由你糟蹋孩子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动孩子一根毫毛，张世雄第一个会要你的命。”

田晓丽没被柳亚梅的气势给镇住，她悠闲地点了根烟，又朝柳亚梅娴熟地吐了个烟圈，才绵里藏针地说：“柳亚梅，你也算是个见多识广的企业家，这头脑怎么就那么简单呢？你以为我会明目张胆地去伤害舟舟？我疯了？你知道张世雄为什么跟我结婚吗？就是因为我爱舟

舟，我能和舟舟打成一片，像亲妈一样疼他。比如上星期，我就给舟舟买了几桶高级奶粉，张世雄也很开心，可他不知道，这所谓的高级奶粉，原来是过期很久的处理货。还有，我前天给舟舟买的无糖饼干，也号称健康产品，可仔细一看，也是过期货。你说我怎么就那么倒霉呢，想对孩子表示一下爱心就那么难吗？”

柳亚梅彻底被激怒了，她大骂道：“田晓丽，你这个无耻阴险的女人！你要是敢用这种卑鄙下流的手段来对付我孩子，我就杀了你！”

田晓丽毫不示弱：“杀了我？你来啊！我死了你也得偿命。好了，你现在在气头上，我不跟你理论，





· 新传说 ·

什么时候后悔了，害怕了，再给我打电话来签合同。我会给你机会的。”说完，她便一甩头发，转身走人了。

田晓丽的车开得飞快，因为今天是张世雄的生日，她说好要陪他看一场电影。

在电影院的休息区，她等来了一脸严肃的张世雄。田晓丽十分诧异，怎么早上还温柔体贴的丈夫，此刻就如此冷若冰霜了呢？她一个劲地问张世雄出什么事了，张世雄半晌才问道：“你是不是去找柳亚梅了？”

田晓丽吃了一惊，问他是怎么知道的。

张世雄冷冷地说：“她早上打电话给我，说让我去她办公室听一场戏。刚才你和她说话的时候，我就在她办公室的休息间里，所有的对话都听到了。”

田晓丽急道：“你别误会，我之所以这样说，完全是出于工作需要，并非真心想这样对舟舟的。”

张世雄冷漠地说：“真心也好，假意也罢，作为父亲，我不想拿孩子的生命去冒险。我们分手吧。”

田晓丽阵脚大乱，她连连道歉，不断求饶，无奈张世雄心意已决，无可挽回。在一段时间的冷战

之后，田晓丽的婚姻就这样无疾而终了。她那一百万的奖金以及副总的职位，自然也没有到手。

而在二婚的美梦破碎之后，张世雄倒开始怀念他的初婚了，恰巧柳亚梅也一直牵挂着孩子，想再次给他一个完整的家，两人复婚的事就这样成了。

在柳亚梅的建议下，张世雄举办了一场小型的复婚宴。宴会是在一家五星级宾馆的自助餐厅举行的。柳亚梅的老对手——红云公司的赵总也受张世雄的邀请前来参加了。柳亚梅见他一个人在冰淇淋柜台前站着，便端了杯红酒走了过去。

柳亚梅拍拍赵总的肩膀，递上一杯红酒，轻声说：“多谢你的帮忙，我终于复婚了。”

赵总礼貌地笑道：“你别忘了你的承诺就行。”

柳亚梅环顾了一下四周，道：“你既已帮我复婚，我自会履行承诺。今后，我靓纱公司只做西装衬衫，不碰羽绒服，让你红云公司永坐本市羽绒服品牌的第一把交椅，行了吧？”

赵总没有回答，只是意味深长地看着柳亚梅，笑了。

（发稿编辑：朱虹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张思卫）



画痕

□ 贺小波



王磊和顾兵两家是世交，到了他们这代，关系不但没淡化，反而更近了。

这天，顾兵去王磊家吃饭。媳妇们在厨房忙乎饭菜，两人搭不上手，就在客厅喝茶闲聊。这时，顾兵忽然指着客厅墙上挂的那幅牡丹富贵图说：“好好的画咋破了呢？多可惜呀！”

王磊笑了笑说：“噢，前些日子让儿子拿棍子敲的。结婚时，父亲也不知从哪买的，也没好好装裱就匆忙挂上去了。你看，颜色都变了。这不，我正好托人求了幅王大画家的画，刚准备换上，正愁着一个人不好摆弄。”说着他就招呼顾

兵帮忙，两人费了半天事，才把旧画卸下来，把新画挂了上去。

“这旧画是要扔了吗？”顾兵指着躺在地上的那幅富贵图问。

王磊说：“留它干吗？也不是什么名人画的，不值钱。你想要？想要就拿去。”

“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顾兵说着就蹲下身，小心翼翼地把画卷起来捆好，“我先放车里了，不然等会忘记。”说完，他拿着画下了楼。

这时，王磊的老婆胡倩送菜过来，不解地问：“顾兵干啥去呢？”

王磊笑道：“这不刚把墙上那幅画换了，我正想扔呢，顾兵却宝



· 新传说 ·

贝似的捡了个破烂。”

胡倩没吭声，送走顾兵一家后，朝王磊嘀咕道：“你确定那画不是名人画的？那可是你爷爷留给你的……”

“我爷爷就一普通工人，他的社交圈方圆不过五里，他能讨来名人的画？”

“那也不一定啊！”胡倩不服气地说，“你看过画的落款吗？”

王磊说：“那倒没仔细看过，再说那字是草书，印章也是篆体，我看了也不认识。”

胡倩还在唠叨，王磊不耐烦地挥挥手说：“即使是名人的画，凭咱两家这交情，还抵不上它吗？”

不过，经胡倩这么一闹腾，王磊也多少有点后悔，就暗中观察了顾兵一段时间，未见他有大起大落的情绪，便觉得是自己多心了。

这天，王磊被胡倩一个电话从单位催回了家，一进门，就听胡倩没好气地说：“都是你办的好事，那幅画挂得好好的，换什么换！”

王磊一愣：“还真是名画？”

胡倩气哼哼地说：“我今天碰见顾兵的老婆去装裱店拿画，如果不值钱，她会花这冤枉钱？”

王磊目瞪口呆，半天才说：“那怎么办？”

“怎么办？要回来呀！”胡倩大声说。

王磊犹豫道：“这嘴咋张得开？送出去的东西，如泼出去的水，覆水难收啊！”

胡倩眨巴着眼睛，忽然说道：“我明天再去他们家探探。”

第二天，胡倩直接去了顾兵家。顾兵被单位派去出差了，他老婆李娟在家。李娟看见胡倩来了，热情地招呼她坐下，端上水果让她吃。

胡倩耐着性子与李娟拉了半天家长里短，瞅了个时机，还是把话题引到了画上：“听说顾兵把从我家拿回的画又修复了，这不值钱的画还裱起来干吗？”

李娟警惕地说：“没，没啥，顾兵喜欢怀旧的东西呗。”

胡倩似笑非笑地说：“不会是这样很值钱吧？”

李娟装作没事似的说：“值啥钱呢，都挂你家墙上十几年了，这要是名画谁舍得就那样随便挂着？”

胡倩撇撇嘴说：“我们两口子没艺术细胞，哪懂得欣赏啊！”

李娟急忙辩白说：“我俩也不懂，谁知他犯了什么病非把这破画裱起来？还浪费个装裱钱呐。”

李娟回答得滴水不漏，让胡倩



一时竟不知如何再问下去了。胡倩思忖片刻，仿佛下了很大决心，说：“咳，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家王磊背着我在画的后面藏了五千块私房钱，怕让我知道了跟他吵，一直没敢吭声。昨天听说你们去裱画，担心也没发现画后的钱，这可别让装裱店的老板捡了大漏。”

“你不说我倒忘了，顾兵临走前还嘱咐我把钱还回去，我忙昏了头，把这事给忘了。”李娟说着便去卧室拿了五千块现金给了胡倩。

胡倩为了要回画就这么信口一说，没想到李娟还真给了五千块钱。拿着钱，她气冲冲地回家了，一进家门就冲王磊发起了火。王磊急忙制止说：“打住，打住，你是说李娟真给了你五千块钱？”

胡倩余怒未消地说：“那还有假？在我包里呢。”

王磊皱着眉头说：“我没在画后藏钱，为啥你一诈李娟，她就把钱给了……”

胡倩站在一旁也愣了：“你真没藏钱？”

王磊白了胡倩一眼，说：“我工资多少，你不清楚？”

“看来这画是真值钱。”胡倩痛心疾首地说，“不然她不会这么痛快地给钱，她是怕我们把画要回来呀。”

王磊沉默半晌，这事儿还真是不好办。两人一时都没了主意，这事也就搁了下来。

这天，两口子吃罢晚饭，看起了电视。这时，市电视台每周六晚上的固定节目《寻宝》开始了。节目开始没多久，便听胡倩“啊”了一声，王磊忙问怎么了。胡倩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李、李娟，刚才我看见李娟了。”

王磊一惊：“你没看错？”

“千真万确，真是她！”胡倩定了定神，肯定地说，“她一定是





· 新传说 ·

去鉴画了。”

如此一来，两人更加确信那幅画值钱了，眼睛耳朵就一同聚焦在了电视机上。终于等到李娟上台了，就见她怀抱着那幅画，戴着一副墨镜，缩手缩脚地走上台。

“瞧，这做贼心虚的样子，连墨镜都戴上了。”胡倩讽刺道。

这时，就听主持人说道：“下面这位持宝人，所持的宝贝是祖传的墨宝，据说有几百年的历史了……”

胡倩忍不住又挖苦道：“还祖传的墨宝，呸！拿我家的东西，还好意思张嘴。”

电视机画面上，专家们开始鉴定那幅画了。在静默中等了片刻后，就听专家说：“这是一幅普通的牡丹富贵图，年代大概是民国后期的，市场价也不过几十块钱吧。”

专家的话，一下子把所有人震蒙了。这时，专家就从画的个人风格、印章、题跋、纸绢、装潢等专业知识进行解释，最后指着画上的印章说：“这个印章刻的名字叫顾润泽，在中国历代都没有一个大画家叫这个名字，也就是说这只是一个普通人的画。”

王磊还没从惊愕中醒过来，顾兵却打来了电话。顾兵的声音很低

沉，他说：“快看市电视台的《寻宝》节目……”

王磊皱着眉头看了胡倩一眼，然后轻轻说了句“正在看”。顾兵兀自叹了声：“没想到李娟趁我不在家的时候拿画去鉴定了，唉，也怨我当初跟她开了句玩笑。”

“玩笑？”王磊不解地问，“啥玩笑？”“其实这幅画是我爷爷画的，我爷爷年轻时是个文艺青年，只是我爸和我没有遗传到这个基因。那天，我看到你要扔那幅画，本来没在意，但看到画上的印章与我家里保留的爷爷遗物一样，就确定那是爷爷的画。你当时说画不值钱、不是名人的画啥的，我怕说出真相让你难堪，就没吭声……你是知道的，我从小是爷爷看大的，发现他的遗物能不高兴吗？所以在路上，老婆问我要这幅破画干什么，我顺口就吹了句‘这可是幅名画，王磊不识货，我可识货’，没想到她竟然信以为真了。要不是我刚出差回来，她质问我，我还不知道发生这一连串的事呢！”

王磊沉默了，心想：看来那五千块钱得还回去了，但曾经的友谊不知还能不能回得去……

（发稿编辑：刘雁君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陆小弟）



听说过比武招亲和抛绣球招亲，可你听说过比丑招亲吗？



比丑招亲

□ 卢树盈

康熙年间，黄山庄有一大户人家，主人名叫黄世文。十年前，老峨山的山贼把黄家十二岁的小公子黄元曦掳走，黄世文简直被割了心头肉，让管家赶快给山贼送赎金。

哪想黄元曦回到家，却满脸鲜血，面目全非。管家泣不成声：“山贼丧尽天良，竟然把爆竹塞进小公子嘴里，毁了他这张俊脸哪……”

黄世文心痛得浑身颤抖，急忙请来了最好的郎中。可黄元曦伤愈后，半张脸上有个大洞，比鬼还难

看。他终日躲在屋内，不见外人，也从不出家门半步。黄世文发誓要为儿子报仇，花了很多银子，找了武林高手，终于荡平了老峨山。

如今，黄元曦早已成年，该娶妻生子了。可就他这模样，哪有姑娘敢嫁给他？黄世文心里急，找了许多媒婆，她们看到黄元曦的脸就摇头：“就算我们把姑娘骗进洞房，新娘也会被吓死的……”

这一日，黄世文得到消息，临河林家要为女儿招亲，令人惊奇的是，林家居然提出“比丑招亲”。黄世文听说林家独女林巧儿长得秀丽，人也能干，林老爹何出此举？

七月初七，是林家比丑招亲的日子，这比丑台就搭在林水碾边。



· 传闻轶事 ·

很多奇丑无比的人，从四面八方拥来，都想入赘林家。黄家父子也在其中，黄元曦穿着长衫，戴着面具。

日上三竿，林巧儿穿着大红嫁衣，站上了比丑台。这林巧儿柳眉杏眼，身材窈窕，引得台下阵阵骚动。

林老爹先站出来说道：“我家靠水吃水，修了这林水碾。我只有巧儿一女，想招婿养老，现在就来宣布规则：比丑招亲第一项，大家都站到台上来，由巧儿选出三人，进行下一轮比赛……”

各种模样的男人们都挤上比丑台，黄元曦却站在台下，纹丝不动。

林巧儿选出的第一个男子，嘴巴奇大，歪到左边脸上，看起来很丑陋；接着她又选出一个男子，左眼瞎了，脸上还有一道伤疤；林巧儿继续寻找，脸上却露出失望的表情。林老爹大声问：“还有没有更丑陋的人？请站上来。”

“还有。”黄世文一把将黄元曦推上台去。黄元曦站在林巧儿面前，用手紧紧地按住面具。

林巧儿面带微笑，温柔地说：“公子，不要害怕，请摘下面具。”黄元曦慢慢地摘了面具，台下顿时惊叫一片。

林巧儿却不害怕，看着黄元曦的脸说：“你就是我选的第三个人，其余的人请退下台去。”

其他男人都心服口服地退到台下。林老爹拿出三个豆荚，递给三个人：“现在是比丑招亲第二项，你们说这豆荚是拿来干什么的？请演示一下。”

歪嘴拿起豆荚看了看，剥了一颗豆放在嘴里。左眼瞎拿着豆荚看了又看，却按兵不动。黄元曦一看就知道这是吹哨豆，他小时候最喜欢玩的。他熟练地掐掉豆荚的尾部，把里面的豆倒了出来，放在嘴上。可他的嘴里没有牙，怎么也吹不响。

左眼瞎一直偷看着黄元曦，于是学他的样子，把吹哨豆放在嘴上，吹出“呜呜呜”的声音来。

接着，林老爹端出了三条桃花鱼：“现在是第三项，请你们用自己的方法，把三条鱼做熟。”

三个人拿起桃花鱼，跟着林老爹来到河边，这里除了石头，还有干树枝。歪嘴用石头砌了一个三角灶，找来一个土罐洗净，把鱼放在里面。

左眼瞎站着不动，仿佛在思考。黄元曦捡来干树枝，燃起一堆火。左眼瞎这才行动，把鱼穿在一根树枝上，直接放到黄元曦的火上烤。



黄元曦左右看看，发现河边有棵橘子树，他摘下几片橘子叶洗干净，包裹着鱼，放进火堆里。

歪嘴的鱼最先做好，他端着土罐走到林巧儿的身边，激动地说：“请林姑娘品尝一下。”林巧儿尝了一下鱼汤，忍不住赞叹：“鲜美无比。”歪嘴笑了。

左眼瞎也不服输，拿着烤得金黄的桃花鱼过来，递给林巧儿。林巧儿轻轻地咬了一小口，慢慢品味着，说道：“外焦里嫩，满口余香。”左眼瞎也笑了，挑衅地看着歪嘴。

这时，黄元曦的鱼也熟了，他用两根树枝把包着橘子叶的鱼夹起，林巧儿迫不及待地去剥橘子叶，手上烫起了一个水泡。黄元曦心疼地拉着她的手吹了一下，说：“吃橘子鱼不能心急，要等叶子凉了才能剥开。”

林巧儿脸上露出甜甜的笑容，慢慢地吹着鱼，放进嘴里。

比丑招亲三项考验结束，林巧儿和林老爹耳语了一阵。林老爹走上台，摸着胡须，高兴地说：“小女已经选出贤婿，如果你们不嫌弃我家寒酸，请大家喝了喜酒再走。”

台下的人都起哄：“林老爹，你别卖关子了，林姑娘到底选谁做夫婿？”

林老爹走到三人面前，拉起黄元曦的手：“他就是我的贤婿。”

当日，黄元曦就穿上大红喜衣，和林巧儿拜了堂。进了洞房，林巧儿穿着嫁衣，盖着红盖头，端坐在床上。黄元曦没有勇气去揭新娘的盖头，只是低声说：“林姑娘，我这么丑，你不害怕吗？”

“我不害怕，当年你正是因为救我，才变成这副模样的啊！”

黄元曦的思绪不禁又回到了十





· 传闻轶事 ·

年前……那天，黄元曦跑到河里捉鱼，被山贼掳走，五花大绑地关在一间黑暗的小屋子里。黄元曦吓坏了，大声哭泣。忽然，黑暗中传来一个小姑娘的声音：“大哥哥，你别哭，只要你家里人拿钱来，他们就会放你出去。”

黄元曦睁大眼睛，惊恐地问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叫丫头，被山贼掳来一个月了，可我爹还没有凑够赎金，我就一直被关在这里。”

“除了交赎金，就没有别的办法出去吗？”

“我已经挖了一个小洞，能爬出去，你敢不敢和我一起逃跑？”

就这样，丫头给黄元曦解开绳子，两人从小洞里钻了出来，沿着小溪往下跑，天亮的时候，才到了山腰。两人饿坏了，坐在小溪边喘气。黄元曦看到小溪里有鱼，就跳了下去，捉到两条鱼。

黄元曦用干树枝燃起一堆火，摘下几片橘子叶包裹着鱼，放进火里。丫头在草丛里摘了几个豆荚，也要放进火里。黄元曦笑了：“这是吹哨豆，我吹给你听。”

他掐掉吹哨豆的尾部，放进嘴里，吹出悠扬的声音，丫头拍手笑道：“真好听！”看到鱼熟了，她

伸手就去拿，结果手上烫起了一个水泡。黄元曦心疼地拉着她的手吹着，说：“吃橘子鱼不能心急，要等叶子凉了才能剥开。”

两人吃完鱼，有了精神，往山下走去。不料几个山贼突然出现，把他们抓住押了回去。山贼头子拿着长烟杆，敲着黄元曦的脑袋：“你们两个小鬼竟然敢逃跑，我打断你们的腿！”

黄元曦站在丫头前面说：“是我带着丫头逃跑的，你就惩罚我吧！”

“好！我就成全你！”山贼头子说着，拿出一个爆竹，塞进黄元曦的左腮帮子里，只留引线在外面，“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，说，到底是谁领头的？”

黄元曦拿手指了指自己。几个大汉按住他，点燃了爆竹……

想到这里，黄元曦抱着头跌坐在了床上。林巧儿揭开盖头，紧紧抱住他，泪流满面地说：“这些年，我和爹爹一直都在寻找你的下落，想要报恩，可当时忘了问你的姓名，无处可寻。我怀疑你已经毁容，就想到了比丑招亲，没想到老天开眼，我终于找到你了……”

（发稿编辑：王琦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刘为民）



纠错

□ 汪培君



清咸丰年间，程老板开了家古玩字画店。这天店里来了个中年人，程老板一看来人气宇不凡，便上前打招呼。不料那人摆了摆手说：“您忙，我自己看。”程老板回了声“您请便”，就忙自己的了。伙计有眼色，忙跟上陪着。

那人在店里慢慢看着，走了没几步，便站定不动，直勾勾地盯住一幅当朝徐翰林的字不放。

徐翰林是当时书法界公认的泰斗，传说他手把手教过两代君王习字，声名显赫，因此他的字非常难求。

伙计看出他喜欢这幅字，便上

前一步想要介绍，那人抬手阻止道：“没必要介绍，我已经看出是假的了。”伙计争辩道：“当朝徐翰林的字，谁敢作假？若被他知道了，就算能保住命，也保不住家产。”那人“哼”了一声，不屑搭理。

这时，程老板过来了，问：“先生，您说它是假的，一定看出了什么，请指教。”没想到那人没有回答，反而问还有没有徐翰林的字，若有就拿出来看看。程老板回答：“没有了，仅此一幅，请先生说说它假在哪里？”不料那人还是不理，转身走了出去。

程老板忙递给伙计一个小玉件，指了指门外。

那人走出去没有多远，忽见路上有个小玉件，弯腰拾起来一看，





• 传闻轶事 •

知道价格不菲，急忙装进兜里。而就在此时，伙计站在了他面前，冲他鞠了个躬，说：“先生，我们老板请您回去聊聊。”那人笑笑，跟着伙计回到了店里。

这一次，无须多问，那人就自己解释了起来：“徐翰林用的纸是皇家专供的，市面上根本买不到。那幅字的用纸，虽属上乘，但与徐翰林用的还是有差距。”程老板听了恭恭敬敬地说：“先生真是火眼金睛，敢问贵姓？”那人回答免贵姓罗。程老板接着说：“罗先生，请过几天再来。”

那幅字，其实是程老板写的。程老板在仿字方面极有天赋，无论谁的字，只要他想模仿，用不了多久，就能够做到惟妙惟肖、真假难辨。

过了几天，罗先生一进门，程老板就起身相迎，接着领他看字。罗先生反复看了一会儿，还是摇了摇头。

程老板把罗先生请到茶几前坐下，命伙计给罗先生倒茶。茶倒完，罗先生就发现茶碗旁多出一个玉饰，端茶时顺手拿了起来。他喝了口茶，放下茶碗后说：“纸没问题了，您是从哪里弄的？”程老板笑着回

答：“只要肯花钱，没有弄不到的东西。”罗先生不再多问，接着说：“只是印章的颜色嫩了些，略显轻浮。徐翰林这人端庄严谨，讲究厚重。”

又过了几天，罗先生再来看时面露惊喜，说：“程老板，您终于弄到了一幅真品，多少银子？”程老板回答，他十两银子拿到的，就十两银子给罗先生，也算是答谢了。罗先生付完银子，捧着字幅高兴地说：“您马上就要身价陡增了。”程老板问他什么意思。罗先生告诉程老板：“听说徐翰林得了不治之症，恐怕时日不多了。”临走时，罗先生还好心交代，若再弄到徐翰林的真品，没有五十两银子别出手。

也不知道是从哪里传出来的消息，徐翰林为了治病，不得不天天强撑着身子写字，委托程老板代卖。

很快，程老板的店里天天有人来买徐翰林的字。当有人问是不是代卖时，程老板坚决否认，回答是从全国各地收购的，不是从徐翰林那里拿的。他越是不承认，别人越是深信不疑，来买字的人一天比一天多。

转眼过了两个月，程老板卖了几千幅字，足足赚了五万两银子。他高兴万分，正想庆贺一番，罗先



生又来了。

这一次罗先生穿的是官服，还带着几个禁卫军。程老板预感不妙，战战兢兢地问：“罗先生，您……”罗先生回答：“我是内务府的一名小官，不值一提。徐翰林听说程老板模仿他写字再高价出售，把程老板告到了皇上那里。我这次是奉皇命而来，请程老板老实配合。”接着他便问程老板共卖出多少幅仿徐翰林的字。

程老板想了想回答：“估计有

一百幅。”不料他的话音刚落，伙计就更正说：“不对，是一千幅。”程老板冲他一瞪眼喝道：“胡说八道，哪里有这么多？”伙计一点也不害怕，把账本递给罗先生说：“我天天记着，不多不少，正好一千幅。”

程老板傻了眼，不由问伙计：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罗先生代伙计回答：“他是你的人，也是我的人。”说着，罗先生掏出那两个小玉件，都给了伙计。

罗先生接着宣布：“你卖假字得了五万两，再罚你五万两，共计十万两。”程老板知道躲不过，只好取了十万两银票，递给罗先生，然后不甘心地问：“明明知道是我模仿的，为什么还要装模作样地纠错？”罗先生告诉他：“是为了让任何人都看不出瑕疵，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来买，而买的人越多，筹集的救灾款就越多。”

程老板以为罚完银两就没事了，不料罗先生又拿出一个木盒说：“皇上知道你有双能模仿古今字画的手，很好奇，想亲眼看一看。”说着，罗先生命随从把程老板的双手砍下，再装进木盒中……

（发稿编辑：刘雁君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刘为民）





· 新传说 ·

礼物 看不见的

□ 杜
辉



阿华是一个外卖小哥，经常去科研所给一个叫陈辰的女孩送外卖。时间长了，两人便渐渐熟识起来。

这天，阿华给陈辰送外卖时，因为天气炎热中暑了，昏倒在科研所门口。陈辰得知后，和同事一起把阿华扶进了休息室，待他醒来后，还给他送来了绿豆汤，阿华十分感动。第二天，阿华给陈辰送外卖时，特意送给她一件自己亲手做的礼物，那是一对用泡沫塑料雕成的白天鹅，两只天鹅交颈缠绵，看上去惟妙惟肖。

陈辰欣赏着这对天鹅雕像，不住地发出赞叹之声，阿华兴奋地说：“我会的东西还多着呢！只要你喜欢，以后保证给你更多的惊喜。”

阿华还真不是说大话，他虽然文化程度不高，美术天赋却不低，不但能写会画，而且触类旁通，不管什么手工活，都能干出个样子来。他挖空心思、花样百出地给陈辰制作各种礼物：一幅绘在枫叶上的风景画、一枚精心篆刻的印章、一座用泥巴捏成的女神维纳斯……每一件礼物都是那样别致，给陈辰枯燥的生活平添了无穷无尽的惊喜，两人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，就差捅破那层窗户纸了。



这天，阿华在河滩上捡到一块心形的石头，他花了两夜时间，用漂亮潇洒的字体，在石头上刻下一首情诗，不料当他兴冲冲地去见陈辰时，却被科研所所长老何拦了下来，老何黑着一张脸，横在两个年轻人中间，一副棒打鸳鸯的架势。

原来，老何和陈辰父母是大学同学，他发现陈辰和阿华有点不大对劲后，就把情况通报给了老同学。陈辰父母一听就急了，女儿目前的人生道路，是他们一手安排好的，没想到在终身伴侣的选择上，女儿却要背离他们划定的轨道，他们说什么也不相信，一个送外卖的能跟自己的女儿相配。好在经过了解后得知，女儿和阿华的接触，仅限于送餐过程中，并没有私下更深的交往，这让他们松了口气，亡羊补牢还不算晚。

陈辰父母商量了好久，既不能不让女儿叫外卖，也没法干涉对方送外卖，所以很难避免两人正常接触，唯一的办法就是看紧他们，不要让他们聊别的话题，尤其不要让那个年轻人有机会给女儿送礼物，女儿就是被这些小玩意勾走魂的！

陈辰父母把监视的任务拜托给了老何，老何转达了陈辰父母的反对意见后，表情严肃地对阿华说：

“你和陈辰不合适，还是断了那种念头吧。打今天起，我会严格监督你们！”

阿华呆了半天，才说了一句话：“先让我把外卖送过去好吗？她这会儿一定饿了。”

老何挥手放行，却不忘警告阿华：“你最好别在我眼皮子底下搞鬼，我这双眼睛可是明察秋毫的。”

阿华走到陈辰面前，把那盒外卖递到她手里，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，最终还是咽了回去。陈辰低着头看都不看他，直到阿华默默离开后，她才抬起头，表情有些委屈。当了二十多年的乖乖女，她实在没有勇气公然跟父母对抗。

老何不愧是搞科研的，性格严谨到近乎死板，答应别人的事，就会不折不扣地执行，阿华每次来送外卖时，他都会如临大敌，耳朵像天线一样竖着，眼睛像铜铃一样瞪着，在他的全方位监控之下，阿华哪还有机会和陈辰聊别的话题？更别提给心上人送一件能传情达意的礼物了！

老何暗自得意，心想你一个毛头小子，也能跟我斗？但老何很快感觉有些不对劲，他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阿华和陈辰的关系在不断升温，两人见面时虽然依旧没什



· 新传说 ·

么语言交流，但情绪却越来越好，经常交换一个会心的眼神，似乎一切尽在不言中。

难道这小子真有什么高招，能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暗度陈仓？老何把警戒级别提升到最高级，干脆每次跟在阿华身后，不错眼珠地盯着他的一举一动。观察了几次后，老何始终没发现敌情，阿华每次都显得规规矩矩，既没有一句多余的话，也没有一个可疑的动作。



老何实在摸不着头绪，就把心里的困惑对陈辰父母说了，三位科研工作者坐下来好一番分析，像是在研究重要的科学课题。到底还是女性细心，陈辰母亲提出了一个可能：“你们说他会不会把私货藏到外卖里了？”

老何一拍大腿说道：“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看来我低估这小子了！”

等阿华再过来时，老何截住了他，仔细检查了那盒外卖，掀开盒盖后，雪白的大米粒粒分明，精致的菜肴色香俱全。老何没看出任何问题，只好快快地把外卖还给阿华。

这么一来，三位科研工作者都有点蒙了，老何安慰陈辰父母：“兴许是我多心了吧？我就不信他一个高中毕业生，跟咱们三个老家伙玩得了障眼法，他要真有这本事，陈辰嫁给他也不冤！”

这话说过没多久，陈辰竟领着阿华回家了，她一改以往的顺从，态度坚决地对父母说：“爸、妈，我和阿华是真心相爱的，希望得到你们的祝福！”

陈辰父母震惊之余，立刻打了个电话给老何。老何马不停蹄地赶到陈辰家，一进门便气冲冲地对阿华说：“行啊小伙子，竟然能在我



眼皮子底下瞒天过海！说说吧，怎么做到的？”

阿华腼腆地笑着，似乎不知该从何说起，陈辰主动帮男友解围，她去卧室取出一样东西，很小心地掂在手里，说道：“爸，妈，何叔，你们看看这个。”

三个人六双眼睛，盯着那样东西，那是一颗大米，晶莹剔透的。三个人面面相觑，不知道陈辰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陈辰微笑着提示道：“你们再仔细看看。”

老何接过那颗大米，皱着眉头凝神细看，这才发现，大米上刻满了细细的字迹，但用肉眼完全看不清刻的是什麼。老何豁然顿悟，看着阿华问道：“米雕？你小子还会这个？”

阿华有些不好意思，摸了摸后脑勺说：“本来不会，特意去学的。”

原来，阿华是个善于动脑子的，怎么才能瞒过老何的眼睛，偷偷向陈辰传情达意呢？他苦思冥想后有了个主意，花了几个月时间，学会了在大米上刻字的微雕技术，把刻好的大米藏在外卖的米饭里，然后在送外卖时，趁老何不注意，偷偷告诉了陈辰这个秘密。等阿华离开后，陈辰从那盒雪白的米饭里，找出了一颗晶莹剔透的大米，把它

放在显微镜下，将心上人一笔一画刻出的情意尽收眼底。

在两人结缘一周年的日子，阿华别出心裁地在一颗颗大米上，铭刻下两人一幅幅的牵手图，两人紧紧拉着手，一路往前走，从青年到暮年，从黑发到白头……当陈辰在显微镜下看着那一幕幕动人场景时，她无法形容内心的幸福和感动，柔弱如水的她毅然做出了一个决定，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这个真心的男人。

陈辰讲完后，看着父母说道：“爸、妈，阿华学历不高，但他不是那种不求上进的人，他不久前报名了微雕大赛，目前已经进入了决赛，他还决定进一步钻研微雕技术，将来开一家微雕店。和他在一起是我最开心的时候，将来我们一定会幸福的，请不要反对我们，好吗？”

老何首先表态，他举起一只手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要先当叛徒了，我投两个年轻人一票。”

陈辰父母对视一眼，脸上渐渐露出微笑，陈辰父亲对妻子说：“把我那瓶三十年陈酿拿出来，今天我们要好好喝几杯！”

（发稿编辑：朱虹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谢颖）



· 新传说 ·

各有各的道

□ 顾敬堂



这事儿发生在长白山脚下，已经有十几年了。有两个从四川过来的哥们，一个反应快，心眼活，工友们戏称他为“赵小鬼”；另一个一根筋，认死理，大伙儿都喊他“硬脑壳”。俩人一起找了个煤矿打工。四川人是有名的能吃苦，哥俩拼死干了一年，寄回家五六万块钱，感觉收入还不错。

那时候国家对安全生产开始重视了，派人到矿上一查，安全不合格，停产整改！工人们都被迫放假了，俩人开始发愁，坐吃山空心里没底呀。赵小鬼就和硬脑壳商量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干脆去山里转转，捡点蘑菇弄点野菜也能卖点钱。硬脑壳一听兴奋了：“听说长白山里

面有人参，要是弄到一棵，够咱们回家盖小楼了。”

俩人兴冲冲地进山了，可谁也不知道人参长啥样，转悠了半天一无所获。赵小鬼眼睛尖，看到一堆蘑菇，也不管认不认识就往筐里装。硬脑壳批评道：“也分不清能吃不能吃你就采，万一有毒呢？”

赵小鬼无所谓地说道：“进山一趟，怎么也不能空手而回呀，等回去问问房东大娘，哪怕有一半能吃的也算没白来。”

硬脑壳撇撇嘴没说话，俩人继续在林子里钻。当然，忙活一天也没发现人参，何况就算人参叶蹭脸上他们也不认识。



天快黑了，俩人下了山，回去之后，赵小鬼拎着筐去找房东大娘，房东大娘一边挑拣一边告诉他哪些蘑菇有毒，哪些能吃，最后一筐蘑菇剩了三斤多点，赵小鬼用锅炒了，和硬脑壳美美地吃了一顿。

第二天，硬脑壳跑到房东大娘那儿仔细询问了人参的样子，俩人又钻进山里去了。一进树林，赵小鬼有了经验，也不管啥人参了，看到能吃的蘑菇就捡，很快就弄了满满一筐。硬脑壳气冲冲地训斥道：“干事情最忌讳三心二意，你这样怎么能挖到人参？”

赵小鬼“嘿嘿”一笑：“贼走不空手，有收获总比啥也弄不到强。”

过了大半天，硬脑壳忽然蹲下身，盯着一棵植物认真地看。赵小鬼也凑了过去，用鼻子一闻，惊讶地说道：“好大的药味，难道是……”

硬脑壳两眼冒光，已经用手扒起土来。很快土下面就露出一个比大拇指略粗的根茎，硬脑壳找到一截木棍，小心翼翼地挖下去，五分钟之后，一条半尺多长、长着须子的根茎出土了，不小心被碰破皮的地方，冒出白色的汁液，非常黏稠，闻起来药味更大了。

硬脑壳兴奋地拎着那根茎又蹦

又跳：“我发财了，我发财了！果然是人参！”

赵小鬼有点尴尬地说道：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”

房东大娘给两人讲过放山的规矩，说结伙放山时，无论谁先发现了人参，都要平分的。

硬脑壳微微一愣，干笑着拍拍赵小鬼的肩膀说道：“昨天我吃了你捡的蘑菇，你放心，等卖掉人参，我怎么也会给你个千八百块钱，让你沾沾喜气。”

赵小鬼想了想就释然了，硬脑壳能给自己分点是情义，不分也正常。他背起筐正要走，无意中眼睛扫到树后面的一团东西，忍不住叫起来：“你看，那里还有好多！”

硬脑壳拨开眼前的树枝，只见后面绿油油长着一片，像是故意种的一样。硬脑壳哈哈大笑：“这下咱俩彻底发达了，就算平分也够花一辈子的了。”

赵小鬼摇摇头说道：“不对劲，人参怎么可能这么多呢？看来是弄错了。”

被泼了冷水，硬脑壳有些不高兴：“你挖不挖？不挖可别怪我到时候不分你。”

两人一起动手，挖了二十多棵。天渐渐黑了，硬脑壳看着前方还有



·新传说·

那么多，信心也动摇了，两人背起筐下了山。

赵小鬼一回去就找来了房东大娘。房东大娘看着他们手里的东西笑岔了气：“哈哈，这哪是人参呀，这是沙参，土名叫山地瓜！也是一味药材，弄点辣椒油拌着吃，味儿还挺好的。”

硬脑壳扫兴地把筐扔到地上：“白高兴一场！”

第二天，硬脑壳不知从哪儿找来一本书，上面有人参的插图。他得意地说道：“再遇到人参，我肯定不会弄错了。走，我们今天再进山去找。”

赵小鬼却摇摇头说道：“昨天弄了那么些蘑菇和沙参，我去市里看看能不能卖了。”

硬脑壳不屑地说道：“胸无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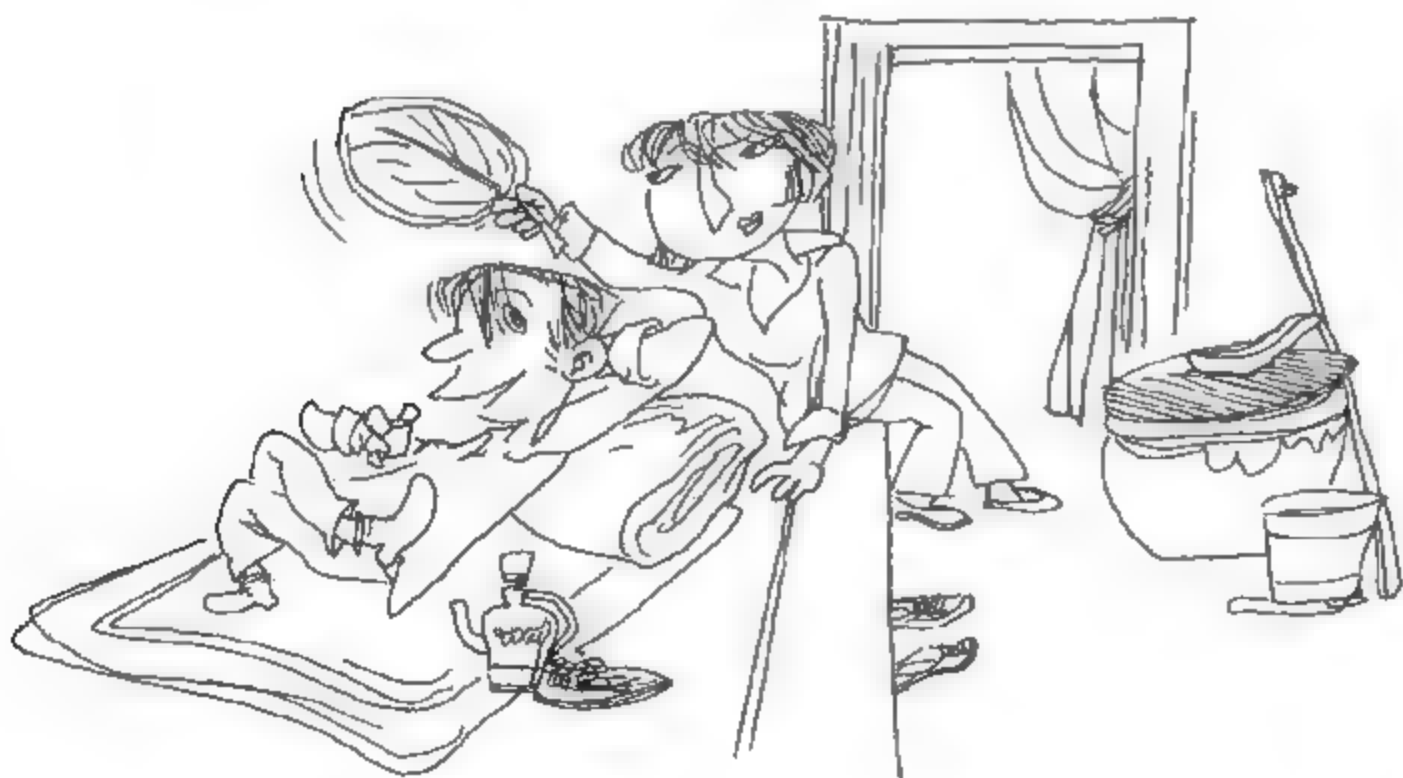
志，这才值几个钱，你不去就算了，我自己去！”

赵小鬼去市里转了一天，很快把蘑菇卖了出去，赚了一百多块钱，最让人意外的是，沙参居然被山货庄以十二块钱一斤的价格全部收购了，人家说有多少要多少！

蘑菇是自己采的，这钱他留下了，沙参是俩人挖的，赵小鬼分了五十六块钱给硬脑壳。硬脑壳接过钱，也没太看在眼里。

从此，二人基本分道扬镳了，赵小鬼每天挖沙参、捡蘑菇，去山货庄又认识了不少药材，每天上山的收获就越来越多，什么天麻、贝母、不老草都弄到过，虽然不算名贵，但也值不少钱。而硬脑壳坚持只挖人参，坚信碰到一棵，就够赵小鬼忙活半辈子的。

说话间冬天就来了，煤矿恢复正常生产，俩人又回去上班了。转过年秋天，赵小鬼辞了职，专门跑山。而硬脑壳也利用倒班的时间往深山老林里面钻，不弄到人参誓不罢





做的包裹，郑重地递了过去：“老赵，你看看这个值多少钱？”

赵小鬼急忙打开桦树皮，又揭开一层苔藓，只见一棵人参静静地躺在里面。

边上做药材生意的老板也围上来，纷纷惊叹道：“哇，四品叶！怎么也值七八万呢！你老乡运气真好！”

赵小鬼紧紧握着硬脑壳的手，由衷替他高兴：“有志者事竟成，到底挖到了人参，真不愧叫硬脑壳呀。祝贺你！

这棵人参我收了，给你十二万！”

硬脑壳拍着脑袋，既兴奋又失落地说道：“我哪是硬脑壳呀，分明是死脑筋，累死累活地钻了好几年树林子，哪赶上你当着老板，轻轻松松挣大钱呢？”

赵小鬼摆摆手，说：“猪往前拱，鸡往后刨，都是有数的。你让它俩互相换个姿势找食吃，保证谁都吃不饱，应了东北的一句老话——小鸡不撒尿，各有各的道。”

硬脑壳“哈哈”笑了起来：“这倒是个硬道理！下次我争取再弄个五品叶！”

（发稿编辑：刘雁君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潘胜奎）



休。

赵小鬼慢慢摸出了门道，在山货庄盘了个柜台，经营起山货药材生意，跑了两年山，对这个事情不算外行，很快就上手了，生意做得有声有色。

时光飞快，不知不觉三年过去了，赵小鬼不但给老家的父母盖起了小楼，自己在东北也买了房子，还娶了个漂亮的东北姑娘做老婆。而硬脑壳还在煤矿上班，闲着没事照样往山里钻，俩人好久不联系了。

这天，赵小鬼正在店铺里打理生意，硬脑壳忽然风风火火地闯进来，嘴唇哆嗦半天说不出话，双手颤抖着从背包里取出一个用桦树皮



· 海外故事 ·

一群飙车党推举了一个新头目，可是新头目似乎没什么管理能力，团队很快四分五裂……

搅局者

□ 赵功强

在曼哈顿区有一群深夜飙车党，头目名叫约翰逊，不久前在飙车时出了车祸，他驾驶的摩托车撞上了路边的护栏，被送进医院重症室急救，终因伤势太重，三天后一命呜呼。

群龙不能无首，参加完约翰逊的葬礼，这天晚上，飙车党成员又在街头相聚。经过商议，他们决定重新推举一个头目，方法很简单，就是看谁车速快。一番角逐后，刚入伙三天的马克竟然脱颖而出，成为新头目。

别看马克刚二十出头，又是十几人中资历最浅的，言谈举止却很有领导范儿。他满怀豪情地说一定会组织大伙儿像以前一样玩得开心。大伙儿对他的话将信将疑。

果然，没过两天，马克就遇到



了麻烦。这天深夜，大家各自骑着各自的“坐骑”，打着口哨，在老地方集合，准备体验速度带来的激情享受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年轻女子出现在车队前方。她伸开双臂，拦住了前面几个人。

马克问这个女子是谁，身边的人告诉他，她叫蒂娜，是约翰逊的妻子。

蒂娜像一只发怒的母狮，对着众人咆哮：“你们这帮混蛋，是你们把约翰逊拉下水的！要不是你们，他就不会送命！现在，我要你们向我支付100万美元的损失



费！”

见她失去了理智，其他人都没有接话。马克为了控制住局面，说道：“话可不能这么说。约翰逊是头目，弟兄们又不能对他发号施令，他应该对他自己的行为负责。”蒂娜显然不认识马克，她瞪着马克，吼道：“闭嘴！哪里钻出来的毛头小子，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！”

几个人赶紧向她介绍了马克。蒂娜把马克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，不无嘲讽地说：“既然你就是新头目，那好，我的损失费就找你索要。你们每人分摊多少，你去搞定！”

马克不想搭理她，可蒂娜双手叉腰，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架势，不停地咒骂。有人开始悄悄离开，后来，等马克回头看时，才发现只剩下他和身边的两个人……

第二天晚上，马克面色凝重地告诉大家，他做出了一个决定：“结了婚的，有女朋友的，以后就别来了！省得以后出事了我们再受女人的窝囊气！这是规矩！”大伙儿都默不作声。

隔了两天，又是既定的活动时间，马克盯着一个右臂文有雄鹰图案的小伙子说：“弗朗克，你以后别来了。”那个叫弗朗克的小伙子梗着脖子回道：“伙计，凭啥？”

马克寸步不让：“凭啥？你刚刚谈了个女朋友！”

弗朗克怔了一下，辩解道：“你说我谈了女朋友？证据呢？”

马克也不说什么，直接把自己的手机递了过去：“你自己看吧！”弗朗克一看，是自己跟新交往的女友在餐厅里拥抱亲吻的照片。看完后，他垂下了头，随后，他又大声说：“你说开除就开除？你还真把自己当成老大了！”

马克迎着 he 挑衅的目光，说：“还不服气？现在咱俩单挑！”弗朗克恨恨道：“单挑就单挑，你当我怕你！”

说完，弗朗克扶正摩托扶手，对准街边花坛外沿，一加油门，摩托便稳稳地沿着一车轮宽的花坛外沿疾驰起来……这是他的拿手好戏——窄径平衡术。

不想，马克毫不示弱，他驾驶着摩托，竟然沿着马路中间隔离护栏的顶端一路疾驰！

见自己技不如人，弗朗克灰溜溜地走了。现场安静了好一会儿，又有六个人也骑着车离开了。飙车靠的就是人气，一下走了这么多人，剩下的十来个人玩的时候，总感觉没有以前过瘾。

没隔多久的一天晚上，马克又



· 海外故事 ·

发火了，原因是有两个人喝得踉踉跄跄，舌头都打结了。在启动摩托前，马克指着两人，大声喝道：“我们是玩车，不是玩命！你，还有你，以后别跟着我们！”

没等那两个醉鬼开口说话，车队中有个叫汤姆的人为他们打抱不平了：“上次你定的规矩，我们已尽力遵守，你现在又定这个规矩！咱们都是男人，酒局多着呢！喝了酒就不能飙车，还玩个屁呀！”不少人也跟着起哄：“就是！”

马克也怒了，他一字一顿地冲那个叫汤姆的家伙说：“咋了？你不服吗？咱们这个团队，有实力才有话语权！”

汤姆怒道：“飙车就是刀尖舔血，你敢跟老子玩命吗？”马克轻蔑一笑：“玩就玩！”

汤姆和马克各自骑在摩托上，两辆车相距百米，车头相对，然后，两人同时加大油门，摩托车像两道闪电，急速向对方冲去！

就在车子相撞的一刹那，马克凌空一跃，整个人飞离摩托，在空中一连几个前滚翻，最后安全落地。再看汤姆，早已躺在地上杀猪般地叫疼。

有了这个插曲，谁也没心情再

去飙车，大家很快作鸟兽散。

接下来的既定活动日，到场的连同马克，一共才五个人。活动结束后，马克不无伤感地对几个人说：“看来，我们的队伍已经没有必要强撑下去了。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活动了！兄弟们，各自珍重！”说完，他率先骑着车走了……

周末，在约翰逊的墓前，站着一男一女，他们是马克和蒂娜。

蒂娜对着墓碑上约翰逊的遗像喃喃说道：“约翰逊，你临终前幡然悔悟，吩咐我想办法解散飙车党，我已经帮你实现了遗愿。当然，你还得感谢马克！他这个哈雷摩托车优秀试车手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！”

马克微微点头道：“是啊，姐夫，作为你妻子的弟弟，我可没少出力。”

（发稿编辑：朱虹）

（题图：佐夫）

2017年11月(上)动感地带答案

神探夏洛克：盗窃犯动过的表区别于橱柜里其他表的唯一特征是它在走动，因为珠宝店停业放假3天，别的表即使假期前有人看过，上过链，这时也早该停了。

疯狂QA：分娩时被蚊子咬。

超级视觉：久别重逢。



北山猛邦，日本推理小说家。他的小说富有创新精神，构思奇幻，设定惊人。本文改编自其同名小说。



相思病

□ 北山猛邦

秋子是个高二学生，每天放学坐电车回家时，她都会看见对面车站有一个帅气男生，看校服就知道是同校的学长。久而久之，秋子暗恋上了这个学长。

一天放学，秋子和闺蜜藤子一起走在回家的路上，藤子正滔滔不绝地说着阿瞬的事。秋子、藤子和阿瞬是关系很好的青梅竹马，藤子从小就很喜欢阿瞬，但一直不敢表白。秋子看着藤子甜蜜又苦恼的样子，不禁莞尔一笑。

藤子害羞了，她撇了撇嘴，指着秋子的手机，转移话题说：“你

把这个手机带挂起来了啊！”

秋子“啊”了一声，瞬间红了脸。这手机带是个用软木塞住的玻璃瓶，里面装着一张卷起的纸条，是藤子送给秋子的，据说这是个很灵验的暗恋道具，只要平时带在身边，恋爱就会实现。

藤子坏笑一声，连忙追问秋子爱上了谁，秋子怎么也不肯说。藤子失望地叹了口气，但转而又兴奋起来，神秘兮兮地凑近秋子，说：“我告诉你一个可以和暗恋对象互通心意的方法吧：放学后，在没有人的教学楼楼梯上，背过身向下走十二级。”



秋子有些迟疑，这不是迷信吗？她怀疑地看着藤子。藤子耸了耸肩说：“这是隔壁班的同学告诉我的，为了效果灵验，要尽量保密。我可是看在秋子你的分上才告诉你的！”

秋子心里记下了这个方法，第二天放学，她便偷偷躲到厕所里，等学校里的人都走光了，她才走出来，战战兢兢地走到楼梯口。这时候窗外漆黑一片，学校里阴森森的，秋子不由自主地握紧了扶手，背过身走下楼梯。

走到第十二级台阶，秋子松了口气，转过身子跑下去换鞋。低头换鞋时，她突然发现伞架旁边有一本学生证。秋子捡起来打开一看，却发现这本学生证是她暗恋的那位学长的！

秋子惊讶极了，心脏怦怦直跳，不由兴奋起来，原来占卜咒术不是迷信，是真的有用！

第二天放学，秋子一个人早早来到对面的车站，等着学长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学长终于出现了，秋子鼓足勇气，红着脸上前把学生证递给他。

学长很惊讶，但随即温柔地说：“谢谢你！我找了好几天了，还以为得补办了呢，你真是帮了大忙

了。”说着，学长笑了，问秋子叫什么名字。秋子紧张得话都说不利索，学长却很有耐心地和她聊着。不久，学长的电车来了，他再次谢过秋子，便上了车。

此后，学长见到秋子都会友善地点点头，但也没有进一步的发展了。秋子感到很着急，却无计可施。



就在这时，同学之间流传起一个关于鸟居的传说。秋子听了个大概，对于细节却没搞清楚，就去问藤子。

藤子说：“哎！看来你真的有了喜欢的人了！”她歪着脑袋，把这个关于恋爱的传说仔细说了一遍：据说，只要你全身穿着黑色的衣服，找个周围没人的时间，在鸟居下面念出心上人的名字，再向自己喷香水，就能与喜欢的人彼此相爱了。

秋子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抬头看到藤子好奇探询的眼神，打着哈哈岔开了话题。

第二天是休息日，一大早，秋子便换上全黑的衣服，冲出家门，来到家附近的鸟居。

这会儿下起雨来，秋子小心翼翼地走上台阶，虔诚地念出学长的



名字，朝自己喷了香水。做完后，她如释重负地出了口气，正准备往回走，只听台阶下面传来一声：“秋子！”秋子吓得脚下一滑，跌在地上。

下面的人听到秋子的惊叫声，三步并作两步跑上来，扶起了秋子，原来是阿瞬。秋子惊呆了，尴尬地看着他。阿瞬说：“你想问我怎么会在这儿？是你妈妈拜托我来的！”原来，秋子的妈妈觉得这两天女儿的行为很古怪，就拜托阿瞬看着点秋子。刚才秋子冲出门的时候，阿瞬正好看到了，便跟着来到了这里。

“话说回来，你为啥到这来？难道你相信那个什么鸟居传说？”阿瞬抬眼望了望鸟居，鄙夷地说。

秋子涨红了脸，说不出话来。阿瞬叹了口气，扶着秋子一瘸一拐地往回走，他意味深长地说：“与其相信这种传说，不如勇敢地表达自己的心意。”他停顿了一会儿，又轻声说，“秋子，其实我喜……”

秋子突然站定了，大声道：“哎，阿瞬，雨越下越大了，你先去买把伞吧，我去那边屋檐下躲个雨，麻烦了，我的脚好疼。”

阿瞬抿了抿嘴，去买伞了，回来之后，他又扶住了秋子，却再也

没说话。

因为淋了雨，秋子回到家便发起烧来。这一病就是好几天，等秋子再回到学校，她发现同学们已经开始讨论另一个传说了。

“秋子，你知道旧教学楼的传说吗？我们学校旧教学楼东侧，从二层上到三层的楼梯平台，有一个巨大的试衣镜！”秋子的同桌兴奋地说着。

“然后呢？”秋子补着前两天缺课的笔记，漫不经心地回答。

“然后啊，在午夜零点时，站在镜子前用相机拍自己，在镜子中自己的右侧留下一点空地，再看





刚拍的照片，就会显现出将来和自己结婚的命运之人。”

秋子头也不抬地说：“什么乱七八糟的……”

同桌不服气地说：“你别不信，好多人都说很灵验呢！”

这时候，阿瞬走了过来，语气坚定地说：“秋子，我放学后有话要和你谈。”说完，他也不给秋子回答的机会，转过身就走了。

情谊崩塌

秋子知道阿瞬想说什么，但她不想听，所以，放学铃声一响，她就拿起书包冲出了教室。可她也不敢回家，因为阿瞬就住在她家隔壁。秋子苦恼地走着，突然灵光一闪，想起了同桌说的那个传说。

秋子磨蹭着脚步走到荒废了的旧教学楼，小心翼翼地走上东侧楼梯，不久就找到了那面镜子。秋子朝左走两步，想要试试传说中的那个拍摄角度。

就在这时，她脚边腐朽的木地板发出了“咯吱咯吱”的声音，就在秋子察觉到危险跳起的瞬间，地板崩塌了，她没有地方立脚，身体失去平衡，一下子坠入洞中。秋子连忙张开双臂，两胁卡在了洞口的

边缘，总算没有掉下去，可她脚下无处借力，只能不停挣扎，却动弹不得。

秋子渐渐没了力气，她快要撑不住了，眼看着就要跌下去。就在这时，一个人跑了过来，一下子把秋子拉了上来。秋子定睛一看，是阿瞬。

两人坐在破洞边，都大口喘着粗气，好不容易有了力气，便互相搀扶着小心翼翼地走出了旧教学楼。秋子低声说：“你听到我同桌和我说的话了？”

阿瞬点点头，不说话。

就在秋子感到尴尬之时，阿瞬开口了，却问了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：“秋子，你小时候被马蜂蜇过吧？”秋子疑惑地点点头。

阿瞬从书包里拿出一张报纸，递给秋子，那上面写着，秋子前两天去的鸟居上，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马蜂窝。秋子后怕似的捂住嘴，要知道，一个人被马蜂蜇过一次，就要小心，不能被蜇第二次，会死人的！

阿瞬看着秋子，叹气道：“你想想自己听过的传说吧……不觉得很危险吗？黑色的衣服和香水的味道会刺激马蜂，还好那天下了雨，你身上的味道不重。更别说这个旧



教学楼有多危险了。你听说过‘概率杀人’吗？”

秋子摇了摇头。

阿瞬说：“设置几个像这些传说一样微小的死亡陷阱，等待着对方不知何时‘因事故死亡’。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算是一种非常有耐心的犯罪。”

秋子惊讶不已：“你……你是说……”

阿瞬点了点头。他推断，背后的主谋是藤子，因为学校里，只有他们三个从小一起长大的人，才知道秋子被马蜂蜇过的事情。可是这事情没法证实，学校里的各种传说实在太多了，根本不可能找到源头。

秋子捂着嘴，不敢相信这一切，

半晌才喃喃道：“怎么会？可是，楼梯的咒术是灵验的呀！”说着，她讲出了捡到学长学生证的事。

阿瞬又叹了口气，无奈地说：“我们几乎每天都和你一起回家，你看着那个学长的眼神……骗得了谁呀？那本学生证一定是藤子放在那儿的，为了让你更相信咒术的力量。你胆子也真够大的，大晚上的一个人背过身走楼梯，万一你摔下来了，谁来救你？”

秋子伤心极了，她不明白藤子为何这么做。阿瞬苦笑着说：“你还想不明白吗？因为藤子喜欢我，而我……喜欢你。”

可秋子还是不敢相信，她哽咽着大声辩驳道：“但藤子还送过我一个手机带，你看这个小瓶子，没什么能害到我的吧？带在身边没有坏处，即使送给喜欢的人，也没关系啊！”说着，她拿出那个手机带，递给阿瞬。

阿瞬接过瓶子，拔出软木塞，拿出了那张纸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有两个手写的铅笔字：

“去死。”

（改编者：小 凉）

（发稿编辑：赵媛佳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佐 夫）





· 3分钟典藏故事 ·

科里有一次跟着祖父出海捕鱼，结果船沉了，两人游向一个小岛礁。岛礁上只有一只海鸥，科里他们爬上岛礁时，海鸥只是往后退了退，没有飞走。岛礁附近有条鲨鱼游来游去，科里和祖父也不敢游去岸上。

整整三天，鲨鱼和海鸥都没有离开，爷

孙俩只抓到一只螃蟹充饥，只剩最后一条蟹腿了，科里把它递给海鸥，海鸥慢慢地靠了过来。祖父说：“难怪它一直停在这里，原来它的翅膀脱臼了，我们把它吃了吧。”

科里连忙阻止，他说：“祖父，你可以治好它的翅膀吗？”

祖父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从口袋里掏出钱和铅笔，在每张钱上写：“我们被困在西海岸附近的岛礁上，被鲨鱼围困，请救救我们。”祖父又撕下衣服，抓过海鸥，把这些钱绑在它腿上，随后接上了海鸥的翅膀骨头，把它往空中一抛。海鸥在上空盘旋了很久，最终飞走了。

又过了三天，终于有船只驶来救他们了！

船上的人说，今天早上，有人在自家的院墙上看到一只海鸥，它的腿上绑着钱。那个人就把海鸥捉住，把



钱取下来后看到了上面的字，所以连忙找船来救爷孙俩。

其实，真正救了爷孙俩的不是船员，也不是海鸥，而是科里的爱心。若是以最大的善心去对待别人，你就会知道，善良是可以救命的。

(编译者：李克红；推荐者：潘光贤)



1950年，19岁的杨之光考进了中央美术学院，院长徐悲鸿非常赏识他，经常对他进行指导。

一次素描课，徐悲鸿来到教室，看同学们画的人体素描习作。杨之光正在埋头作画，他画的人体素描，头部已经很完整，全身也画好了，只有膝盖部分还没有画，只是用线条勾勒了几个方框。他正要画膝盖的时候，发现徐悲鸿站在身后，很礼貌地叫了



声“院长好”，便停下来等待徐先生指正。

徐悲鸿微笑着问：“你看，这幅画什么地方画得最好？”

杨之光端详着自己的画作，挠头想了想，没敢轻易回答，他觉得头部画得最完美，可是又不好意思说。

没得到杨之光的回答，徐悲鸿这才说：“你这张画上最好的部分是膝盖。”杨之光不解地问：“可是膝盖还没有画出来啊！怎么可能是最好？”徐悲鸿郑重地说：“虽然还没画出来，但是可以画得很好，已经画好了的部分，却无法画得更好一些了。”杨之光恍然大悟，由衷敬佩徐先生。之后，他一直遵循先生教诲，不断有更高追求，终成大家。

完成的固然好，将要去完成的应当更好，这才是我们应有的追求。

（作者：赵盛基；推荐者：赵燕）

展子虔是隋代绘画大师。有一年，北方边镇的鲜卑人大举起兵，一路打到了展子虔的家乡，与朝廷兵力在那儿僵持了近一个月。

展子虔主动请缨，对带兵的朝廷将领说：“我有一个办法，也许可以退敌。”展子虔此话一出，众人侧目，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，拿什么来退敌？

“用笔！”展子虔不卑不亢地回答。士兵们顿时大笑起来，不过，将

领暂时没有其他办法，便决定让他一试。

几天之后，按照展子虔的安排，朝廷官兵故意后退，叛兵则趁势进入原先朝廷官兵把守的村子。之后，叛兵却一个个都停下来，跪在地上失声痛哭。

原来，展子虔在这个村子的墙壁和地上画满了画，都是鲜卑人熟悉的部落环境，包括那里独特的房子、生活用具、花草树木等，更让叛兵们动容的是画里面鲜卑老人和妇女儿童悲痛哭泣，盼望千里之外的儿子、丈夫或父亲早归故乡。这些形象逼真、感染力强的画面顿时勾起了叛兵的思乡之情，瓦解了他们战斗的意志，于是投降的投降，潜逃的潜逃，这场战乱很快就平息了。

“一个真正的画家除了有出色的描绘能力外，更要具备洞察人心的能力，如此才能让自己笔下的画更形象生动，甚至具备强大的力量。”展子虔如此对众人说。

（作者：张君燕；推荐者：裴金超）

（本栏插图：陆小弟）





藏在木梯子里的爱

□ 王立红

玛利亚最近刚搬到这个陌生的小镇，租下了波利太太家的一楼。房东波利太太住在二楼，她有个奇怪的习惯，平日里不走楼梯，也很少出门，难得出门采买时走的都是二楼窗外的梯子。

这天，玛利亚好奇地从屋内的楼梯走上去，只见二楼房间的门锁透着铜绿，显然已经很久没有开启过了。玛利亚心想：看来是锁头坏掉了，我应该为她做点什么，整日这么进出房间实在太危险了。

玛利亚在镇上找到了修锁匠，带着他来到二楼，轻轻地敲了敲门，

大声喊道：“波利太太，我找来了锁匠，为您把锁修好，这样您就不用每天爬那个危险的梯子了！”

只听“砰”的一声，有什么东西砸在了房门上，波利太太尖声咒骂道：“如果不想拎着行李滚蛋，就立刻离开我的门口，多管闲事的家伙！”玛利亚和锁匠面面相觑，急忙退回了楼下。

玛利亚把锁匠送走后，一个人考虑了很久：这个波利太太的确不像是一位心地善良的人，也许自己该离开了。

深夜里，窗外忽然下起了瓢泼



大雨，玛利亚还在心不在焉地整理着行李，一声炸雷过后，她忽然听到天花板上传来了一声闷响。

玛利亚略微迟疑了下，马上奔到二楼，用拳头使劲地砸着房门：“波利太太，您还好吗？”没有得到任何回答，玛利亚脸上的神色越来越焦急，忽然，她扭头冲下楼梯，奔到门外，暴雨立刻鞭子般抽打过来。她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，奔到那个梯子前，飞快地爬了上去。

窗户轻轻一推就开了，玛利亚一边喊着波利太太的名字，一边从窗台跳进了屋里，摸索着拉开了电灯。只见波利太太身体蜷缩着倒在地上，脸色苍白，正吃力地向窗口望过来，嘴唇哆嗦着喊道：“文森特，是你吗？你终于来救妈妈了！”

救护车赶到了，波利太太被送到了医院。

玛利亚守在病床边，照看了波利太太一夜。天亮的时候，波利太太终于醒了。她轻轻拉住玛利亚的手说道：“谢谢你，我的好孩子。在你从窗户进来的那一刻，我所有的愿望都实现了，虽然你不是他，但如果你愿意，我会把你的名字写在遗嘱中，由你来继承我的房子。”

玛利亚摇摇头说道：“相对您的房子，我更想听听梯子的故事。”

波利太太闻言叹了口气，脸上流露出了怀念的神情。

二十七年前，波利太太在城里的医院做护工，这天，医院里来了一个待产的女人。当孩子诞生时，这个女人抱着孩子痛哭了半天，但很快她留下孩子，自己偷偷溜走了。

医院一边通过警方寻找遗弃孩子的母亲，另一边把照顾弃婴的任务交给了波利太太。一年后，孩子的生母依旧音信全无，而波利太太已经在弃婴身上倾注了全部的母爱。她通过法律程序，收养了这名弃婴，并给他起名叫文森特，并因此终生未嫁。

在文森特六岁那年，波利太太从医院下班回家，忽然发现二楼的窗户冒出烟来，文森特站在窗边大声呼喊着。波利太太冲到二楼，慌乱之间，把钥匙扭断在锁孔里。听着儿子的哭喊声，波利太太飞快地跑到围墙边，扛起了将近三百斤的木梯，像超人般把梯子倚在窗台下，“噌噌”几步爬进屋里，把火扑灭了。

锁匠来打开了房门，但那部梯子却一直留在了窗前，文森特每天从这里爬上爬下，还一脸稚气地说：“妈妈，如果有一天你遇到危险，我也会从梯子上爬进来救你的。”



· 海外故事 ·

文森特十二岁时，他的生母突然找上门来。她哭着哀求波利太太把孩子还给自己，当年因为男友吸毒，死在了监狱里，自己实在没有勇气肩负起抚养儿子的重担，所以逃走了。而今，经过多年的打拼，自己有了丰厚的家产，她请波利太太给自己一个赎罪的机会。

波利太太的心被一位母亲决堤的眼泪泡软了，可在孩子被带走之后，她的心也碎了，从此封闭了屋门，每日由梯子出入，这是她内心最后的寄托了。

听到这儿，玛利亚的眼泪打湿了整个衣襟，她愤恨地说道：“那位母亲太自私了，真不值得原谅！”

波利太太摇摇头说道：“也许吧，母爱都是自私的。”

玛利亚依旧很生气地说道：“可是她不该为了收买孩子的心，把您说成是一个恶毒的人贩子！让那个孩子到现在都沉浸在回忆的阴影里，整日郁郁寡欢！”

波利太太吃惊地望着玛利亚，只见玛利亚抹了抹眼泪，惭愧地弯下腰，深深地鞠了一躬：“我是文森特的妹妹，我为母亲所做的一切向您道歉。”

玛利亚哽咽着说起了前因后

果。当年，文森特和母亲到了国外，每天都在思念波利太太。为了收拢孩子的心，母亲编造了一个故事，把波利太太形容成一个无恶不作的女巫，从自己身边偷走了孩子，自己寻找了十二年才把孩子重新夺了回来。小孩子很容易被催眠，在母亲每天的灌输下，渐渐地恨上了波利太太。

母亲三年前去世了，文森特每天郁郁寡欢。有一天玛利亚半夜醒来，发现哥哥站在客厅的窗户前，表情非常痛苦。玛利亚关切地走过去安慰他，文森特嘶哑着声音说道：“我总是梦到一座梯子，有时会有天使从这里爬上来，有时又会变成魔鬼，我快被这个梦折磨疯了！”

为了替哥哥找到答案，玛利亚从国外来到了这个小镇，并住进了波利太太家中。

听到这里，波利太太眼中泛起了惊喜的泪花，她紧紧握着玛利亚的手问道：“文森特现在还好吗？”

玛利亚扭过头看向病房门口，只见一个面容清瘦的年轻男子正缓缓走进来，他竭力不让自己哭出来，声音颤抖着喊道：“妈妈，我回来了。”

（发稿编辑：刘雁君）

（题图：佐夫）



很多人都说过“我来生做牛做马来报答你”，阎王爷可不把这句话当儿戏，要是一个人错事做多了，他来生就真得变成一头牛，还清前世欠下的债……



前世债

□ 鹰翔狼啸

张福是个本分的农民，他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，叫阿满。阿满嗜赌成性，他不仅输光了家产，还为了翻本借遍了亲朋好友，弄得人人见了他都避之不及。

这天晚上，张福刚吃过饭，阿满就找上门提出借钱。过去张福碍于情面，也借给过阿满几次钱，自然都是有去无回。张福苦口婆心地说：“你还是收手吧，如果你戒了赌，过去我借给你的钱不用还了，我再帮你找份工作自食其力。”

阿满瞪着通红的眼睛，说：“那种生活太累，活着也没啥意思，就

算拼上这条命，我今晚也要再赌一把。我知道你有笔存款，把它全借给我，要是我赢了钱，加倍还你；要是我输了，哪怕来生变牛变马，也要还你这笔债。怎么样？”

阿满一副走火入魔的样子，张福不敢不依，只好忍痛把多年的积蓄全拿出来。阿满数了数，一共两万八，他打了个借条就走了。

花花绿绿的钞票转眼就变成一张纸条，张福欲哭无泪。而这张纸条也只过了一天，便彻底报废；阿满一夜间输了个精光，走投无路，最终跳了楼。阿满落了个粉身碎骨，



大半天过去了，只有看热闹的，却没人肯为他收尸。最后还是张福不忍心，出钱给他办了后事。

转眼过了两个月。这天张福正在地里干农活，忽然一头大黑牛从远处跑来，到他身前却倏地停下。村里的耕牛张福都认得，这头牛却很陌生，身上连根牵绳都没有，像是从外面跑来的。

黑牛对张福却有种天然的亲近感，围着他转了几圈，还低下头轻蹭他的脚。忽然，张福发现黑牛额头上有个类似月牙的印记，他惊呆了，因为他想到阿满头上也有这样的胎记。

张福抚摸着牛头，轻声问：“阿满，是你吗？”

黑牛点了几下头，流下两行热泪，竟说出人话：“是我，我上辈子做了太多错事，阎王爷罚我变牛还债，不还完不能投胎做人，也算是守了信用！”恰好张福家的耕牛老了，他这些天正愁着怎样攒钱买牛，黑牛的到来可谓及时雨。张福给黑牛套好犁，它立刻撒欢般干起了活。

等晚上收工回到家，张福炒了几个好菜，想好好犒劳黑牛。黑牛摇了摇头说：“如今我既变身成牛，

就不能再吃人类的饭菜。今后我只能吃草料，而且你只能用次等的草料喂我，要是吃得太好，今世是还不清这些债的。”黑牛还告诉张福，由于他们前世是朋友，它才能在他面前讲话，但只要有外人在场，它是不能说话的，只和普通的牛一样。

张福感慨万千，其实他心里仍然将黑牛当作朋友，私底下依旧喊它阿满，他还精心清理了一遍牛棚，铺了一层厚厚的稻草，这样阿满晚上就能舒服地睡一觉。

村里有个叫阿达的二流子，专做些偷鸡摸狗的勾当，还暗中放高利贷牟取暴利，村里什么事都瞒不过他的眼睛。阿达见张福平白得了一头耕牛，自然馋得直流口水，打算等夜深人静，来个顺手牵牛。

当夜，阿达悄悄翻墙跃进张家大门。他向屋里瞄了瞄，连点灯光都没有，这才轻轻推开牛棚，打亮手电筒一照，阿满正趴着打瞌睡，还没睡着呢。

阿达把早准备好的绳套抛出去，正好套进阿满的脖颈，再恰到好处地用力一拉，阿满吃痛便站起来，想叫却叫不出，要挣扎又使不出劲，只能跟着阿达往外走。

阿达正得意，忽然一阵急促的铃铛声大作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



张福已经提着木棍赶来把他堵个正着。张福不容分说，一顿乱棍打得阿达“嗷嗷”乱叫，最后只好求饶：“别打了，求你放我一马。”

张福这才看清对方是阿达，气愤地说：“要是别人倒也罢了。你坏事做得太多，这次落到我手上，就一定要把你送去法办。”他拾起阿达套牛的绳子，三下五除二把阿达捆成个粽子。

阿达挣扎不开，咬着牙骂：“谁怕谁呀？这头牛来历不明，八成是你偷来的。你要是聪明就放了我，事情闹大了也没你的好果子吃！”

张福懒得理论，他回屋躺在床上，心中暗自为阿满的机智叫好。原来这是阿满的主意，它担心有人动坏心思，便让张福买了些铃铛，藏在牛棚的稻草下面。铃铛的位置阿满记得烂熟，平时走动都不会碰到一下，但一有异常，它就会踩响铃铛向主人报信。

不一会儿，张福感到困意上涌，他刚刚合上眼皮，却听到外面又响起一阵铃声，还夹杂着“哞哞”的牛叫声。

莫非阿达那家伙挣脱了束缚？张福一个激灵跳下床，飞奔到牛棚，正看到阿达在

扯着阿满的犄角向外拉，而阿满拼命用四个蹄子抵住地，不肯就范。张福怒火上冲，一下子扑倒阿达，眼看要把他再次制伏。

此时，阿满却似乎受到很大的惊吓，“哞”的一声怪叫着向门外狂冲。张福生怕阿满有失，顾不上抓贼，赶紧追过去。好在阿满没跑太远，张福追上它，轻抚着它的毛让它安静下来。但等张福牵着阿满回来，阿达早已没了踪影，地上只有两截断绳。

“便宜了那家伙，”张福叹了口气，捡起绳子看了看，“想不到他





还真有两下子，居然能弄断绳子。”

往后的日子倒是风平浪静，张福和阿满一人一牛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，再也没遇到有人打坏主意。转眼八年过去了，阿满垂垂老矣，再也不能下地劳作。张福暗暗一算，以阿满这些年创造的价值，差不多连本带息地还清了那笔两万八的凤债，看来阿满今生的使命已经完成，可以寿终正寝了。

又过了些日子，阿满的身体越发虚弱，只剩些许游丝般的气息，但它始终不肯咽下最后一口气。张福很心痛，他看出阿满像还有未了的心愿，便贴近它问：“阿满，你是否还有心事？”

阿满费了半天劲才张开口，用微弱的声音问：“现在牛肉的市场价是多少？”

张福实言相告：“二十元一斤。”

阿满颓然躺下，但依然顽强地呼吸着。

就这样又过了一个月，牛肉的价格成了阿满唯一关心的问题，它只要有力气开口，就问张福这个问题。张福渐渐发现，如果牛肉涨点价，阿满就会兴奋；要是降价，阿满就沮丧。他实在搞不明白，阿满为什么会关心这种问题。

这天牛肉的价格涨到二十五元一斤，是这一个月以来的最高峰，张福凭直觉认为阿满会为此开心。果然，听到这消息后，阿满竟然有力气坐起来，还大声说：“太好了，这下我可以安心去了。等我死后，请把我拉去交给阿达处置。”

张福大吃一惊，不禁问：“为什么要便宜那家伙？你忘了他还打算把你偷走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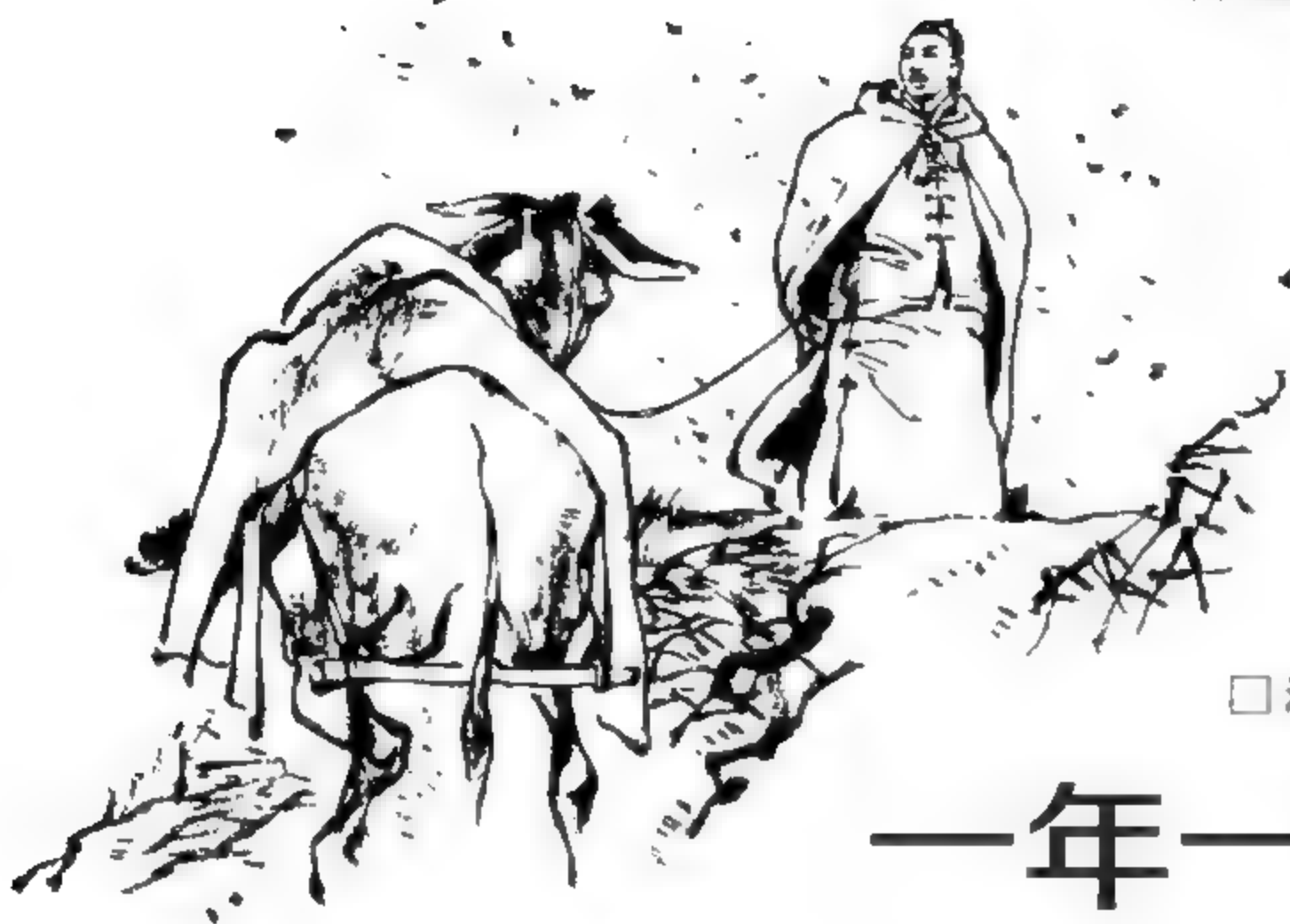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当然没忘，而且那次并非他挣脱了绳子，而是我用牛角把绳子挑断的。如果他不是贪心想带走我，根本不会惊动你，就可以轻松逃走。”

阿满停下来喘了几口粗气，看看一脸惊讶的张福，说：“你以为我今生只为还你的债而来？其实你那两万八，我只用了半夜就输光了，但我还不死心，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去找阿达借高利贷。那家伙心真黑，他只给了我三千块，就要我还两万。如今牛肉涨到这个价钱，我这身肉再加上那次救过他一回，应该能抵上这两万的欠债，来生可以无债一身轻了。”

说完，阿满脸上终于露出笑容，缓缓闭上了眼睛。

（发稿编辑：赵媛佳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陆小弟）



□ 河西走狼

一年一换

光绪年间，有个叫王珍的人，四十岁时才接到吏部文书，补任京师宛平知县。到任后，他发现县衙政务懒散，就四处微服私访，想查清缘由，对症下药。

这天晚半晌儿，下了一场雪。王珍沿官道往县衙赶，道路却泥泞难走。他又冷又累，就敲响了路边一扇门，想讨碗热水暖暖身子。

主家是位六十多岁的老人，给王珍倒了碗热水，还拿来俩馒头。王珍边喝水边问：“老人家，这官道怎么这么难走啊？”

老人长叹一口气：“听您口音，不是本地人吧。这事儿说来话长了，

十几年了，官道坑洼不平，沿途的村子曾联名上书修路，可县衙那儿没人给做主啊！”王珍闻言，皱了皱眉头。

老人继续道：“宛平县的知县一年一换，谁还愿多管这闲事啊？”王珍愣了一下：“一年一换？这话怎么讲啊？”

老人却摆了摆手：“这我可不敢多说，要是说了，会掉脑袋的啊！”王珍大吃一惊，就没再追根究底。喝完热水后，他辞谢了老人，拉着毛驴回到了县衙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王珍就把老县丞请了过来。老县丞在县衙待了十



几年，应该知道其中的隐情。老县丞听完王珍的疑问后，唉声叹气说：“宛平的知县不好当啊，干好是一年，干不好也是一年，是沿袭多年来的惯例。到时候，甭管是谁，都逃脱不了！”

王珍继续追问，老县丞却摇头：“大人，您就甭为难我了。这件事关乎大清的颜面和皇威，在下不敢妄加评说啊！”

王珍只能按下疑惑，心里却十分纳闷儿，一个小小的七品知县，怎么和皇威连在一起了？

时间一打眼儿就过去了，王珍也算是治理有方，最近正忙着筹备耕耤礼。每年的仲春亥日，皇上都要在宛平县界内的先农坛举办耕耤礼，王珍不敢马虎，请来经验丰富的老县丞负责准备这事儿。

三月初四这天，一行人簇拥着龙轿来到了先农坛，一串繁复的礼节过后，光绪爷身穿龙袍来到耤田，伴着两边的鼓乐声，一手扶耒，一手着鞭，开始亲耕。谁也没想到的是，那头专为皇上拉犁的黄牛却死活不动了。牵牛的大臣慌了神，忙命人换备用牛，谁承想，替换的牛还是不肯挪步，这可怎么办啊？

坛外的老县丞听说拉犁的牛不肯走，早就吓得跌坐在了地上。县

志记载，嘉庆年间，有一年也遇到了耕牛不走的事儿，惹得龙颜大怒，革了顺天府和宛平县大小官员的顶戴，移交吏部治罪。这回，王珍和自个儿怕是在劫难逃了。

王珍也吓坏了，快步奔到黄牛跟前，一边轻抚牛脖子，一边拿块黄绸蒙住牛眼，又把棉花团儿塞进牛耳，然后拍拍牛头，一拉缰绳，奇了怪了，黄牛立马迈开了步子。众官都松了一口气。

耕耤礼毕，光绪爷忽然问：“刚才给黄牛蒙眼的是谁啊？”顺天府尹连忙回禀：“皇上，是宛平县知县王珍。”皇上一听：“哦？叫他过来，朕有话要问。”

此时，王珍正在听老县丞给他讲嘉庆爷那次亲耕时发生的事儿，一听皇上召见，心里顿时“咯噔”一下，战战兢兢地来到观耕台下，行过三叩大礼后，光绪爷问：“王珍啊，朕有一事不明白，你为何要蒙上牛眼，还要塞耳朵眼儿啊？”

王珍答道：“回皇上。黄牛第一次参加耕耤大礼，见人较多，再加上两边鼓乐齐鸣，害怕才不敢走，所以微臣……”光绪爷点了点头：“原来是这样。王珍，打今儿起，朕的这一亩三分地就交给你了，要是收成不好，唯你是问！”说完，



他便起驾回宫了。

第三天，顺天府尹忽然来到县衙，就黄牛的事儿，把王珍和老县丞狠狠训斥了一顿，临走时一再叮嘱：“今年要是照看不好皇上的皇田，本官就拿你俩的顶戴问罪！”

谁承想，春分过后，宛平县数月未下一滴雨。王珍巡查后，心急如焚，一边上报顺天府，申请救灾库银，一边带领百姓昼夜不停，挖水渠架水车，把永定河水引上岸灌溉农田，直到芒种时旱情才有所缓解，保住了全县大半粮田。王珍终于松了一口气。

这天早上，王珍刚起床，老县丞忽然急匆匆地奔了进来：“大人，大事不好啦！”王珍吓了一跳。

老县丞急道：“大人，您快去先农坛瞧瞧吧，皇上的皇田怕是要绝收啦！”王珍大吃一惊，这几个月来，自个儿光顾着给百姓挖渠引水，却把皇上的地给忘了个一干二净！

王珍急忙来到先农坛，只见地里连片龟裂，一尺多高的麦

秆儿早已干枯而死。老县丞颤声问：“大人，这可怎么办啊？”王珍却没言语。

老县丞琢磨了一会儿，试探说：“我想了个主意，赶紧挑块长势好的农田，趁着上面还不知情，麻利儿把麦子移过来。麦收时，万一皇上移驾来收割，也好有个交代啊！”

王珍思忖了片刻，却摇了摇头：“眼下正是麦子扬花结穗的时节，移种已经晚了。不如趁早改种糜子，秋天还能收个三五斗，算是将功补过吧。”

老县丞却忧心忡忡：“大人，这可是欺君之罪啊！”

小暑一到，收麦进仓。让王





王珍没想到的是，老县丞竟然害怕担责，偷偷地跑了，临走时，他还留了一封信。王珍看完后，心里全明白了。

几天后，府尹大人亲自来到先农坛，他一瞅麦子变成了糜子，勃然大怒：“好你个王珍，竟敢欺上瞒下，到时候看你怎么向皇上交代！”说完，他拂袖而去。

再说光绪爷，处暑后，他忽然想起了自个儿的一亩三分地，便心血来潮，只带了几个贴身侍卫，悄没声儿地来到了宛平县衙。正赶上全县衙的人在割糜子。光绪爷见糜子一片金黄，十分欣慰。

割完糜子，就地打碾。趁光绪爷歇息时，王珍跪在地上，一五一十把遭遇旱灾的事讲了出来。光绪爷这才明白，眼前是补种的糜子，点头说：“王珍，京西的旱情朕听说了，你替朕分忧，还及时补种了糜子，没让田地荒芜，朕怎么会怪罪你呢？”

打碾完后，是一石三斗糜子，收成比去年好。光绪爷十分高兴。这时，顺天府尹闻讯，急急忙忙赶了过来。

按大清律令，皇上种田也要缴纳皇粮。王珍征收了一斗二升糜子入库，其余的全部封存先农坛神仓，

来年用于祭祀。库仓入毕，光绪爷起身正要回宫，王珍却突然跪在了地上：“微臣有件关乎宛平百姓的大事，斗胆向皇上进谏！”

光绪爷愣了一下：“什么事？”王珍朗声应答：“回禀皇上，自微臣去年上任宛平知县以来，发现县衙政务懒散，库根紧缩。究其原因才知，历任知县每年一换，因此为官者得过且过，不思理政，苦的却是宛平的百姓。长此以往，谁来替皇上分忧，为百姓着想？微臣所言，句句属实，请皇上详察！”

光绪爷听后，问顺天府尹：“可有此事？”府尹“扑通”跪在地上：“回皇上，确有此事。因宛平知县向皇上征粮，属犯上之罪，按律当斩。念其为国征粮，死罪可免，须革职为民，已成惯例。”

光绪爷大怒：“一派胡言！朕种地纳粮，天经地义，宛平知县依律收粮，乃为官之责，何来犯上之罪？简直是岂有此理！”说完，他起身拂袖而去。

打这以后，未经皇上点头，谁还敢摘宛平知县的顶戴啊？王珍在任八年，把宛平治理成了京师最受赞扬之地，深受百姓爱戴。

（发稿编辑：赵媛佳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谢颖）



搞怪的老爸

□ 顾章玲



韩涛在城里打拼了好多年，总算扎下根来。转眼又快过年了，今年到底回不回老家？要知道春节加班一天能挣好多钱哩。韩涛正拿不定主意，手机响了，是爸发来的微信视频邀请。去年他给爸买了部智能手机，并且教会爸视频聊

天，可把老爷子高兴坏了。

韩涛看到视频里爸的模样，眼睛突然一下子瞪大了；爸的头发白花花一片！

记得一个月前跟爸视频聊天时，爸的头发还乌黑油亮的哩，怎么一眨眼的工夫就白得这么厉害了？

韩涛忙问道：“爸，您头发怎么白了这么多？”

爸不以为意地一笑，说：“人老了就这样呗。邻居大根叔岁数比我还小，头发本来比我还黑，可现在白得都像雪了，唉，惨啊，他唯一的女儿嫁在外地三年了都没回来一趟，他冷清啊，这么着头发就全白了！”

听爸这么说，韩涛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他不再犹豫，下定决心要回去看看爸。

过年回到家，韩涛看到爸的头发真的白了不少，好在老爷子精神头还行，一大家子说说笑笑地迎接起新年来。

过了几天，韩涛准备回去了。爸十分不舍，低着头小声问道：“你们一家都得这么快回城吗？”

韩涛心里酸酸的，强打起精神说道：“爸，不回城不行啊，您孙子下学期就升初中了，学习压力大



·情感故事·

得不得了，我们两人工作压力也大，还要月月还房贷，我们一天也歇不下来啊。”

爸一听沉默了，好半晌才喃喃说道：“想不到你们这么累，回家一趟耽搁你们不少事，我不但帮不上忙，还光给你们添乱了，唉，我真老了，糊涂了……”

回城后，韩涛有好几次要接爸进城，可爸就是不肯，说城里生活不习惯，没有人跟他聊天。韩涛懂，这是借口，实际上是城里房子太小了，爸来住不开，怕烦着他们两口子，怕吵着孩子学习。

爷儿俩再视频时，韩涛发现爸的精神越来越不好，便问爸怎么了，爸听了总是一笑，说：“最近睡眠不太好，放心吧，我身体好着哩，你就别为我瞎操心了，顾着孩子的学习要紧。”

时光飞快，马上又要过年了。韩涛再次陷入了两难境地：今年回老家吗？

就在这时韩涛的手机响了，又是爸发来的视频邀请。韩涛心想：爸肯定是想我们一家三口，要我们回去了。

接通视频一看，韩涛惊讶极了，爸的头发竟转黑了不少！

爸乐呵呵地开口说：“涛子，

跟你说件事，你们一家三口今年就不用回来了。我今年啊加入了一支广场舞队伍，天天跟一帮老伙计蹦蹦跳跳的，身体可棒了。你看，头发都由白转黑了，大家都说我返老还童哩。过年时我们还要搞一个比赛，热闹得很，没空陪你们玩，所以你们就别回来了。”

韩涛听了高兴极了，说：“那行，爸，我们就不回去了，您多保重。”

放下手机，韩涛忽然不自在起来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想了一会儿，他明白了：爸的变化太大了，大得让人不敢相信，而且，爸刚才又说又笑时，总好像有点不自然。爸会不会瞒着什么？

韩涛想，要不，还是回家吧，爸一年年老了，还能和爸团聚多长时间呢？

当一家三口踏进家门时，韩涛的预感被证实了：爸孤零零地在屋里坐着，尽管头发确实转黑了，但一脸萎靡，而且家里什么年货也没有，冷锅冷灶的，哪像个过年的样子？

见韩涛三口子回来，爸惊喜万分，咧嘴想笑，可眼泪先下来了。他连忙遮掩了一下，起身帮着把大包小包提进屋里，嗔怪地说：“不是让你们别回来了吗？这回一趟多



麻烦……”韩涛说：“爸，我不是放心不下您吗？也知道您想孙子了。”爸没再说什么，只是一直笑得合不拢嘴。

在妻子的尽力操持下，这个春节过得还算热热闹闹。韩涛随口问道：“爸，您的广场舞大赛怎么样啦？”爸脸一红，说：“这不是你们回家来了嘛，我想多陪陪你们，就跟老伙计们告了假。”

转眼又要回城了。这天多出半日空闲，韩涛忽然动了心思，在村里到处逛了逛。出门在外这么多年，村里很多地方都大大变了模样，让韩涛完全认不出了，而他想不到的是，村口那家简陋的理发店还在。

理发的大爹也更加苍老了，他招呼韩涛进来坐，两个人扯了些家常。忽然，大爹说：“涛子，你爸可会搞怪了。”

韩涛一愣：“是吗？我爸他怎么个搞怪法？”

大爹说：“就说去年过年前吧，他头发蛮黑的，可非要我帮他染成白发。人家只有白染黑，哪有黑染白的，你说怪不怪？”

韩涛一听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大爹又说：“今年吧，你爸老得特别厉害，中间还生了一场病，这么着他的头发眼见着白了，这回是真白，可他又又不满意了，年前来我这儿，要我帮他染黑。一会儿染白一

会儿染黑的，他搞的什么名堂嘛。”

韩涛懂了，完全懂了。爸去年染白，是为了看上去显老，让儿孙们疼他，从而回来团聚；而今年染黑，是为了显得年轻，不要儿孙们回来，是他疼儿孙。

韩涛静静地坐着，想着，眼泪忽然流了下来，怎么也止不住。

（发稿编辑：王琦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陆小弟）





这样的兼职合法吗

□ 王秀申

张宝田是太行山下槐树坳人，这一年，他的儿子也到了入学的年龄。

这天，宝田跟媳妇商量，把儿子送到县城里去读书，他们可以一边打工一边陪读。宝田媳妇听了，满口答应下来。

于是，宝田联系了县公办实验小学，一切打点妥当，并在小学附近租了房子。说起来也巧，给儿子报名那天，宝田看见学校门口贴着一纸广告，为学校招聘两名厨师，月工资 2500 元。宝田在家干的就是厨子，做得一手好菜。看到这样的广告喜出望外，立马去应聘，接着就被录用了。有了这份工资，宝田一家三口在小县城的日子也就能过下去了。



转眼三年过去，这年宝田媳妇生下二胎，是个闺女。儿女双全，宝田高兴得热泪盈眶，可高兴过后问题也来了：添人加口，宝田那点工资明显不够用了，他琢磨着得设法多赚钱。

这天，宝田看到一则招聘投递员的广告，工作时间是每天上午 8 点到 10 点，下午 3 点到 5 点，总共 4 个小时，月工资 2200 元。宝田眼前一亮，心中大喜：这份工作对路，跟我在学校做三顿饭的时间正好能错开，于是，他兴冲冲去应聘了。



三年前，宝田在学校上班时，学校没跟他签订劳动合同，自然也就没有上社保，那时宝田刚进城，对这些也不懂，想着只要不拖欠工资就心满意足了。而宝田这次找的兼职，工作单位不但跟他签订了劳动合同，还给他按时缴纳了职工养老保险。

宝田一人兼两职这事，并没有对学校故意隐瞒。校长了解他家情况，认为宝田兼职对学校工作没有影响，也就没有干涉。

转眼又过去了六年，学校要搬迁到六公里外的新校区，这下子宝田可犯了难，每天要到那么远的地方上班，保准会影响到自己那份兼职。

校长看出了宝田的心思，便约他谈话：“宝田，要是到新学区工作你觉得有难处，干脆别干了，我们招聘新人吧！”

宝田在城里混了这么多年，对法律知识也多少有了点了解，他试探着问：“校长，我辛辛苦苦在学校干了九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你一句话说不让干就不让干了，总该给俺点补偿吧！”

校长却不客气地说：“什么补偿啊？又不是我撵你，再说，你与你兼职的单位是劳动关系，签订了

劳动合同，人家也给你缴纳了职工养老保险。可咱们呢？学校解聘你，双方解除的是劳务关系，劳务关系是没有补偿的，再说学校也没这份钱。”

这下子宝田可傻了眼，学校与他到底是劳务关系还是劳动关系？难道学校真的不该给他一点补偿吗？

律师点评：

《这样的兼职合法吗》涉及的法律问题，即劳动者在不影响彼此劳动纪律的前提下是否可以身兼两职。

根据法律规定，一般情况下，一个劳动者只能与一个工作单位建立劳动关系，但是，在不妨碍另一个工作的情况下，只要两者之间没有冲突，法律上并没有禁止劳动者兼职。

故事中，学校对于张宝田的兼职是知晓并默认为的，且张宝田没有违反学校的工作纪律和制度，而从形式看也完全符合劳动关系法定条件。双方没签劳动合同是学校的过错，学校不仅应该支付张宝田相应的补偿金，还应当承担因不签劳动合同产生的法律后果。

（题图：张恩卫）



· 中篇故事 ·

心脏得了病，可以做心脏移植手术，换一颗心脏；那要是良心得病了，又有什么办法可以治呢？

不死的良心

□ 吴 楠

1. 将心换心

陈子豪是长青医院著名的心脏外科医生，也是省内最年轻的的心脏移植专家。一年前，他所在的科室接收了一位女病人，名叫王莹，被确诊心衰，需要心脏移植，但一直没等到合适的心源。

王莹的父亲名叫王涛，是个做生意的，经济状况不错。王莹住院第一天，王涛就找到陈子豪，给他塞红包，请他把王莹的心源顺序往前排。陈子豪告诉他，心源顺序是按医院会诊结论排位的，不能加塞。王涛干脆去找院长，也不好使，这

才消停。

这天，陈子豪去巡查病房，突然听到一阵吵闹声，只见护士白冰气呼呼地从病房里走出来，陈子豪问：“怎么了，这么大火气？”

白冰皱着眉说：“王涛盯上102病房那个女人了，非让人家捐献心脏。”102病房有个四十多岁的女人，得了严重的肾病，是在家昏倒后，儿子背她到医院来的。

陈子豪想了想说：“劝病人过





世后捐献器官是好事，有私心也是人之常情。”

白冰叹了口气说：“我也知道，可我就是看不惯他那样。那女人家里很穷，丈夫死得早，儿子智商还有点问题。她一醒过来就吵着要出院，她儿子死活不让，王涛听见了，就赶紧跑去了。”

陈子豪也叹气道：“病人的肾脏已经坏死，错过了手术期，大概还能活一个月，她儿子如果能劝她捐献心脏，也不是坏事。”

正说着，王涛跑出来拉着陈子豪说：“陈医生，快进来，她信不过我，只信得过医生。”

陈子豪和白冰跟着王涛走进病房，只见那女人脸色蜡黄，强撑着坐起来。她儿子二十来岁，憨憨的样子，眼睛盯着妈妈，手里拿着一只女式皮鞋摆弄着，不知道在干什么。王涛指着陈子豪说：“这是陈医生，很有名的，他作证你总可以放心了吧？”

女人费力地说：“陈医生，王老板说，他负责我的住院费，我死后把心脏捐给医院，如

果他女儿能用上我的心脏，就给我儿子二十万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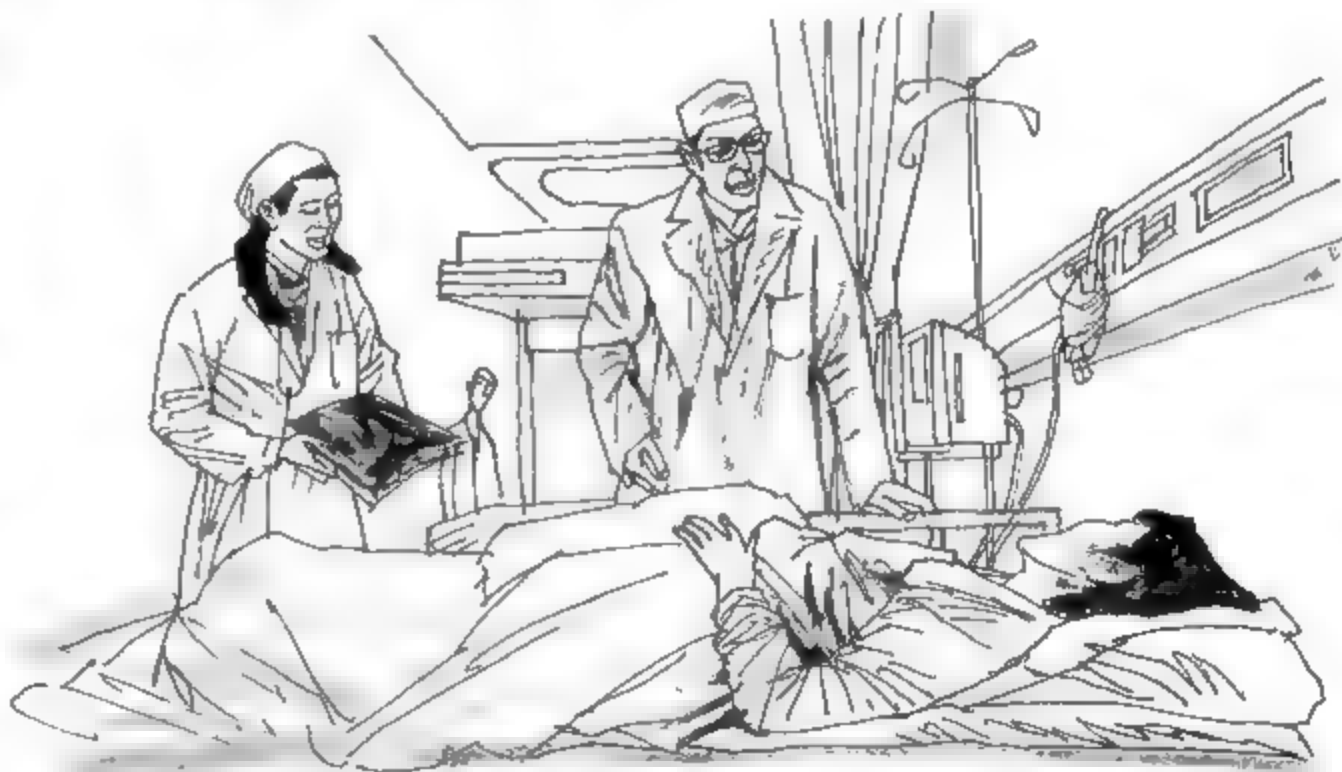
陈子豪吃惊地看着王涛，二十万可不是小数目，自己一直想出国深造，就因为钱不够才一推再推。

白冰小声说：“医院规定，不允许有偿捐献。”

王涛一挥手说：“我知道，但这捐献本身跟我女儿没关系，她是捐给医院的。我只是跟她签个协议，只要我女儿用上她的心脏，我就愿意给她儿子二十万作为感谢。”

陈子豪摇摇头说：“话是这么说，但按心源顺序，你女儿现在排在第一位，她捐给医院和捐给你女儿其实是一样的。”

王涛固执地说：“反正这不违反规定，她毕竟不是直接捐给我女儿的！”





这时，那小伙子忽然说话了：“妈，你看我修好了。你不用出院了，我能赚钱。”那女人接过他手里的鞋看了看，慈爱地笑了：“小军修得很好！以后修好一双鞋，就跟修鞋的人要两块钱，知道吗？”小军点点头，又继续低头摆弄鞋子。

很快，王涛和那女人签了协议，陈子豪还是默许了。他知道这样做是不严谨的，但他觉得这对王莹和女人都有好处，尤其是看着那个傻乎乎的、一直努力跟妈妈学修鞋的小军，陈子豪觉得自己做的不是坏事。

一个月后，女人在医院里安然离世，按照她生前的捐赠协议，心脏被取出，按照手术顺序，王莹将是第一个接受移植者。然而就是这么巧，在女人去世的当天，本省另一家医院也送来一个心源，是一个车祸死亡的人，生前签过捐赠协议。医院很高兴，这下可以解决两个患者的心源了，于是通知排在第二位的人也做好手术准备。

2. 换了谁的

这天半夜，白冰用保温盒装着饺子，蹑手蹑脚地走向陈子豪的办公室。为了斟酌这两台心脏移植

手术，他一直在加班研究方案。白冰脸上有点发热，正想推门，忽然听见屋里传来说话声。她心说幸亏没贸然闯进去，否则就丢人了，可这么晚谁会找陈子豪呢？她贴着门听，原来是王涛。

只听王涛说：“这对你是小事一桩，为什么不肯帮我？”陈子豪似乎有点生气：“你明明答应了人家，怎么能言而无信？”王涛说：“因为当时只有一颗心脏，我为了救女儿倾家荡产也愿意。可现在有两颗，我为啥要花冤枉钱？”陈子豪说：“虽然有两颗，但这女人是和你女儿配过型的，虽然不是最佳，但能用；另一颗心脏现在还在检测配型，有可能不匹配。”

王涛说：“就算你用了那女人的心脏，只要你说不是，谁敢说是？”陈子豪冷冷地说：“我不会这么做的。”王涛小声说：“陈医生，我听说你已经申请了两年公费出国深造，但医院始终不批，这样你想出国就全靠自费，没错吧？”陈子豪沉默了一会儿说：“有这事。”

王涛压低声音说：“你帮我这一次，我给你五万元，至少够你留学一年的。”陈子豪问：“你既然有钱，为什么非要认账呢？”王涛叹了口气说：“陈医生，实不相瞒，



女儿得病后，花钱如流水。二十万我有，但付完也就倾家荡产了，生意没法周转，我也就完了。我要真有能力，这丢人的事我能干吗？你帮我这一回，等我缓过劲来，我不会亏待你，也不会亏待那傻子。”

陈子豪还没说话，一个值夜班的护士从走廊经过，看见白冰就问：“干吗呢？过来帮我个忙。”白冰吓得赶紧跑了。

接下来的一整天，白冰心里七上八下的，她想知道陈子豪和王涛对话的结果。然而当天连续两台手术，陈子豪一直在忙碌，根本没机会单独见面。当陈子豪从手术室里出来时，白冰看见他脸色苍白，不知是真的累坏了，还是另有原因。

第二天，白冰炖好一罐汤，去宿舍找陈子豪。她要给陈子豪补补，也要问问心里的疑问。然而宿舍的医生告诉他，陈子豪做完手术就直接回家了。他家在本市，回家休息也不奇怪。白冰顾不得矜持，直接打车到了陈家。

这是一个老旧的筒子楼，白冰之前给陈子豪送文件来过一次。陈子豪的父母都在家，他们对这个漂亮的护士印象很好，热情接待。白冰环视着只有四十平米的屋子问：“陈医生呢？医院让我来看看他。”

陈母诧异地说：“他走了啊，你不知道吗？”白冰一愣：“去哪儿了？”陈母说：“他昨晚回来说医院已经批准他出国深造，他先去北京看他老师，顺便办手续，然后直接从北京出国。”

白冰心里一动，陈子豪想出国的事她知道，但这走得未免也太仓促了。她试探着问道：“出国深造，要不少钱吧？”陈母笑着说：“子豪说美国的医学院批准了他的奖学金，家里不用出学费，他只拿了点路费。”白冰听了，心顿时往下一沉。





从陈家出来后，白冰径直回到医院去找院长：“陈医生出国了？医院批准了？”院长一脸无奈地说：“我哪舍得放他走？他需要医院批准是要申请医院的经费，其实他随时可以走。这次看来是下定决心了，给我留了封辞职信就走了。”

白冰连忙跑到手术科，查阅手术资料。一看之下，她心情更加沉重了。两张手术单上清楚地写着捐赠者和接受者的名字，王莹的对应者并不是小军的母亲，而是另一个捐赠者。

白冰一阵眩晕，她拨通了陈子豪的电话，陈子豪的声音听上去疲惫而又兴奋：“白冰吗？我在机场，正想给你打电话呢。”

白冰眼圈发红，但她尽量用平静的语气问道：“子豪，你是不是拿了王涛的钱了？”

陈子豪沉默了，过了好久才问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白冰挂断了电话，已是泪流满面。

3. 谁亏了心

这时，一阵吵闹声从病房那边传过来。白冰赶紧跑过去，只见王涛挡在病房门口，被他挡住的正是小军。王涛凶巴巴地说：“我女

儿刚做完手术，还在休息，你不准进去。”小军憨憨地摸着脑袋说：“我想看看她，我妈的心在她身上，我……我想我妈了。”

王涛摇头道：“你妈的心没在我女儿身上，在另一个患者身上呢。”小军愣住了，好半天才说：“我……我妈说，她的心会在那个妹妹身上。”

王涛低吼道：“开始是这么说的，后来事情有了变化，知道吗？”小军想了一会儿，从怀里拿出一张纸来：“我妈说，给你看这个，你会给我钱的。”

王涛像被烙铁烫了一下，怒吼道：“我说的你听不懂吗？你妈的心不在我女儿身上，这纸没用了！”此时，小军身后的一个老人生气地说：“你说没用就没用啊？我小妹怕孩子说不清楚，才让我跟来的。我是他大舅，我小妹说陈医生是见证人，你让他出来！”

王涛坚持说：“原来是这么说过，你妹子去世后把心脏捐给医院，我负责她的住院费和丧葬费，我女儿如果用上她的心脏，我再给她儿子二十万。现在她把心脏捐给医院了，我也言而有信，支付了她的住院费和丧葬费。可我女儿没用上她的心脏，用了别人的，这二十万的



事自然就不存在了。陈医生出国了，不过医院有记录，你们申请查一下就行了。”他一眼看见跑过来的白冰，大声说，“这位是白护士，你们可以找她查记录！”

那老人看着白冰问：“白护士，我小妹的心到底是给谁换上了？”

白冰矛盾地看着他，又看看一旁张大嘴的小军，无奈地把手里的记录递给他：“根据医疗记录，你妹妹的心脏确实是用在另一个病人身上了。”

老人反复看了几遍那个单子，叹了口气，还给了白冰，拉着小军走了。

白冰站在原地看着他们离去，王涛热情地说：“白护士，你帮我看，我女儿时睡时醒的，是否正常？”白冰走到病床前，只见王莹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看了她一眼，又闭上了。

白冰看看监控仪表，转身就往外走。王涛赶紧跟上来：“我女儿没事吧？陈医生说手术很成功……”他的声音越来越小，因为他看见白冰眼睛里的鄙视，两人对视着，王涛心虚地低下头，白冰冷冷地说：“没错，手术很成功！你和陈子豪医生，你们双赢！”说完，她就离开了。

没想到，那天医院正好有个记者来看病，听见了这番对话，觉得是个很好的新闻点，于是跑去采访了小军的大舅，又找到了王涛，王涛坚持咬定心脏不是那女人的。随后，这事上了报纸，还引起了一番讨论。大多数人认为王涛没错，是严格按协议办事，用更匹配的心脏是医院的天职，医院也没有错，只能说小军的运气不好；也有人认为不管怎样，王涛应该给小军一些补偿，会更人性化。

两个做手术的患者都恢复良





好，院长又喜又忧。喜的是，经过这次手术，医院的名声更响了，很多患者慕名而来；忧的是，全院最好最年轻的主刀医生已经跑了。

小军又来过医院两次：一次是领医院颁发的器官捐献荣誉证书，还有医护人员凑的一千元奖金，这奖金是白冰发动大家捐的，她自己出了五百元；另一次是他自己来的，站在王莹的病房前，呆呆地看了一会儿，直到王涛把他赶走。白冰看着他的背影，不知不觉红了眼眶。

一个月后，两个患者都痊愈出院了，小军又来转悠了一圈，很迷茫的样子。白冰走到他面前问：“小军，你有事吗？”小军摸摸脑袋说：“我想看看那个装着妈妈心脏的妹妹。”

白冰耐心地说：“不是告诉你了吗？你妈妈的心不在那个妹妹身上，在另一个患者身上。”小军固执地说：“是妈妈这么说的。”白冰心里一酸，看着小军身上的衣服，有些破旧，但洗得挺干净，看来有人照顾他。白冰问：“你跟谁一起过日子？”小军说：“我住在舅舅家。”白冰想了想说：“以后有事可以来找我。”小军蔫蔫地走了。

但接下来的三年里，小军再也

没来过医院。王莹也没来过，听说是去北京做了检查，一切正常。陈子豪一去再无消息，白冰也没有再联系他。她不知道真的联系上了，她能说些什么，是质问，还是表白？似乎都不对劲。

4. 惊人意外

眼下，白冰已当上了护士长，是医院历史上最年轻的护士长。大家都说她工作太拼命，别的女孩在这个年纪都忙着谈恋爱呢。她自己知道，她还没恋爱的心情，已经过去了三年，但她感觉可能还需要一个三年。

这天，白冰正在值班，一个小护士过来说：“护士长，有位先生要找您。他急得不行，说是陈子豪医生或是您，一定要找到一个。对了，咱医院有叫陈子豪的医生吗？”这小护士是新来的，不知道陈子豪的事。说话间，那人已经进来了，满脸焦急。尽管三年没见面，但白冰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——王涛。

王涛看上去胖了些，一身西装，满脸是汗。白冰冷冷地问：“有何贵干？”王涛说：“白护士，哦，护士长，我女儿王莹，你还记得吧？她最近不太对劲，她……她对一个男人十分关心！”白冰差点笑出来：



“你女儿有二十岁了吧，对一个男人关心有什么不对劲的？”

王涛激动地说：“不，她不是恋爱，不是恋爱那种关心，而是……像妈对孩子一样的。”白冰想了想说：“估计是她男朋友比较幼稚吧，同年龄段的女生本来就比男生成熟。有时谈恋爱，碰上生活能力差的，可不就像照顾孩子一样。”说到这里，她忽然想到了那个不会照顾自己的陈子豪，眼圈又红了。

王涛急了：“不是谈恋爱，肯定不是谈恋爱。”白冰板起脸说：“你女儿是不是谈恋爱，你该去找青少年专家问，不是找我。”

王涛着急地说：“这事只能找你或陈医生，因为小莹关心的那个男人，是……是小军。”

小军？白冰愣了愣问：“你仔细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”王涛叹了口气说：“小莹高考后上了本市的大学，可她从大一开始，周末和寒暑假都很少在家待着。我原以为她是出去玩，可结果有一天我在路边看见了她……”他揉

着太阳穴，似乎很不愿意回忆那个场面，“那个小军坐在一个板凳上，面前摆着个修鞋摊，一堆鞋放在那里，手里还修着一双。小莹站在他身后，竟然……在给他理发！”

白冰愣住了，感觉确实有点诡异。王涛接着说：“后来我发现，不止理发，小莹还给他送饭！这是有一次，我跟踪她出门后，录下来的……”他颤抖着掏出手机，打开了一段视频：一个男人胡子拉碴，神情呆滞，身上的运动服很脏，正专注地修着鞋，他身后站着一个漂亮的女孩，轻柔地给他理着头发。三年时间，王莹出落得更漂亮了，但坐在地上修鞋的小军看上去让人





心酸，明明不到三十岁，看起来就像五十岁。但真正让白冰震撼的却是王莹的眼神，即使从偷拍的视频上，也能看出那充满慈爱的目光，王涛没说错，那不是个女孩恋爱的目光，而是一个母亲看着自己孩子的目光。

白冰忍不住微微发抖，王涛近乎绝望地看着白冰说：“白护士长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这是鬼魂附身了吗？”白冰冷静下来，摇摇头说：“我不相信鬼魂之说。从医学角度来说，这虽然未经验证，但确实是有传闻的。你听说过心源说吗？”王涛茫然地摇摇头，白冰说：“一些病人在移植心脏后，性格上出现了奇怪的变化，原本胆小的人变得胆子很大，原本有洁癖的人变得邋里邋遢，而这些性格特征正是心脏捐献者的性格。所以有医生提出一个假说：记忆和智力是由大脑掌管，而性格和情绪则是大脑管一半，心脏管一半的。”

王涛愣了愣：“真会这样吗？”白冰说：“没人能证实这个假说，但也没人能推翻。至少目前这种争议依然存在。”王涛激动地说：“白护士长，你一定要救救我女儿，她才二十岁，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

啊？”白冰吓了一跳说：“这种事我没办法，就是做手术的陈医生也没有办法。”王涛情急之下喊了起来：“手术是你们医院做的，出现这种情况也算是后遗症的一种，你们不管，我就去告你们！”

白冰冷冷地问道：“你告诉我们什么？告我们因为给你女儿换了心，所以你女儿就对小军产生了母爱？我记得那单据上明明写着，王莹是接受了另一个人的心脏，和小军的母亲毫无关系。这能算后遗症吗？还是你要告医院里有人篡改了心脏捐献记录，替你省下了二十万？”

王涛突然不受控制地浑身发抖，他缓缓地蹲下身，双手捂住脸，像忽然老了十岁似的。

5. 心血相连

虽然把三年来的怒火都发泄出来了，但赶走王涛后，白冰自己也坐不住了。第二天，她按照王涛说的位置找到了小军。从内心里，她觉得自己对小军有所亏欠，虽然她和陈子豪并没有正式恋爱，但总觉得自己是责任人之一。她曾想过替小军讨回公道，但她没有任何证据。

小军果然在那里，他身边堆着很多鞋，像座小山一样。鞋型很杂，



从女式到男式，从小孩到大人的，就像是旧鞋杂货铺。白冰叫了一声：“小军？”小军抬头看看她，显然没认出来，然后看看她的鞋子，摇摇头说：“鞋是好的，不用修。”白冰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这时，一个老太太走过来，从地上拎起一双凉鞋来，小军说：“修好了，两块。”老太太给了两块钱，看看白冰：“你是来修鞋的？这孩子手艺好，而且三年了都不涨价，别的摊早就五元了，还有要十元的，他还是要两元。”

这时，一个高大帅气的男孩骑着自行车过来了，他从地上拎起两双运动鞋和一双皮鞋，放在自己车上，然后掏出十块钱给小军。小军低头找钱，男孩说：“军哥，别找了。”小军抬头微笑道：“小斌，不行的，一双鞋两块钱。”

那个叫小斌的男孩无奈地喊了起来：“军哥，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别人家最少都收五块了，你手艺这么好，以后也要收五块，知道吗？”可小军还是执拗地摇摇头说：“妈妈说的，

修好一双鞋，收两块钱。”

白冰想起了医院里的那一幕，鼻子一酸，眼泪就掉下来了。小斌叹了口气，从车筐里拿出一个汉堡和两个鸡翅，然后走过去把小军手里的鞋抢下来说：“先吃饭，都过晌了。”小军看着堆积如山的鞋，挠挠头说：“还有很多呢。”小斌没好气地说：“你收两块钱，当然多了。”

小军这才用身边的水盆洗洗手，然后用一块像抹布一样的毛巾擦干，开始吃汉堡。小斌把那块毛巾拎过来，拿出一条干净的换上，跨上自行车，看着狼吞虎咽的小军说：“军哥，我快考试了，这两天过来得少，你记得按时吃饭，别总等饿了才想起来。”





小军点点头说：“小莹上周给我带包子了。”小斌叹息道：“她也得考试，而且我听说她还有点麻烦。”小军放下汉堡，关心地问：“啥麻烦？”小斌想了想说：“也没什么，就是跟她爸闹别扭，你不用管了。”说完，他骑车走了。

小军吃完汉堡，把两个鸡翅包起来放进口袋里，继续修鞋。修好一双后，他随手抓过小斌给他换的干净毛巾，仔细地把鞋擦干净。白冰不禁觉得奇怪，除了王莹外，竟然还有一个男孩也在关心着小军。

白冰问小军：“你还跟大舅一起住吗？”小军摇摇头说：“大舅生病走了，我住自己家。”白冰看看他身上的运动服，跟视频里的一样，很脏，但能看出并不旧。白冰捏捏厚薄，小军笑了：“这是小斌的，他穿着不合身，我穿着合身。”白冰忍不住笑了笑，运动服很少有买不合身的吧。小军边修鞋边说：“小莹也给我买过一件运动服，我不要。妈妈说过，不能白要别人的东西。”

白冰笑着问：“那为什么小斌给你买汉堡，你就要了啊？”小军认真地说：“妈妈说，别人请吃饭是有面子的事，可以吃。”白冰想起那个肤色蜡黄的女人，心头一阵

酸楚：“看来还是有好心人的。”小军“嗯”了一声：“是啊，我前年生病，走在路上昏倒了，有个不认识的男人路过，把我送到了医院，还交了医药费呢。我问他名字，他不说，说小事小事。”

正说着，一辆自行车飞驰而来，在小军面前“吱嘎”一声停下了。来人竟是王莹！只见她面色发白，喘着粗气。后面一辆汽车也一个急刹车停住了，王涛气急败坏地从车里冲出来：“小莹，你别跑，你心脏不好，不能太用力！”白冰也反应过来了，赶紧抓住王莹的手说：“你不能进行太剧烈的运动。”

王莹认出了白冰，像看见了救星一样，躲到白冰的身后说：“白姐，我爸发疯了，他说要找人把军哥打一顿，拆了他的摊子。我怕他伤害军哥，才这么着急跑来的。他不是开玩笑，我知道他秘书以前就跟踪过军哥。”

白冰脸色一沉，迎着王涛上一步说：“因为小莹对小军好，你就要带人闹事？你要真敢这么干，就试试。我虽然只是个护士，但我不但能报警，还能把你的事宣扬出去。我没有证据，但我相信人心里自有一杆秤！”

王涛被白冰吓得退后一步，脸



皱成了一个苦瓜：“白护士长，我只是吓唬吓唬小莹。真打了他，别说警察抓我，就是我自己……白护士长，你真觉得我是丧尽天良的畜生吗？”他竟然蹲在地上“呜呜呜”地哭了起来。

白冰和王莹都愣了，王莹扶起王涛说：“爸，你别哭了。”王涛抓着王莹的胳膊说：“小莹，求你醒醒吧，你只是个接受了心脏捐赠的病人，你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你才二十岁，总在这么个男人身边晃悠，将来你可怎么办啊？”王莹说：“爸，你说的这些我都懂，可我就是控制不住啊，我一看见他就像看见亲人一样，他在我眼里就像我的孩子一样。”

王涛哭得更厉害了：“报应啊，报应啊，这是老天给我的报应啊！”

6. 心心相印

没多久，王莹作为特殊病例被送进了医院，是王涛坚持的，王莹也没反对。白冰知道自己对王莹的病症毫无办法，如果说谁能有一点希望，恐怕只有陈子豪。他是专攻心脏移植课题的，又在国外深造，也许能有办法。

白冰不知道陈子豪出国后的号码，抱着一线希望拨通了他三年前

的那个号码。没想到，手机接通了，陈子豪那熟悉又陌生的声音从话筒里传来：“白冰？是你吗？”白冰平静了一下心情说：“是我。陈医生，你还记得三年前做过心脏移植的女孩王莹吗？”陈子豪的声音一下子低沉了：“你还是想问这件事是吗？我也一直想找你，跟你解释，可我一直没有勇气。”

白冰一愣，知道他误会了，忙说：“不是那件事，是王莹出现了一些特殊的症状。”她把王莹的情况说了一遍，陈子豪惊讶地说：“这种情况我只听说过，从没见过。我立刻来找你！”

白冰一愣，他不是出国了吗？过了一个小时，陈子豪冲进了医院，出现在白冰面前，有些尴尬地说：“其实我回来快半年了，在省医科大当教授，有时也会去各大城市做手术。”白冰点点头说：“说正事吧。”陈子豪拉住她的衣袖说：“我不愿张扬露面，就是因为你。我……一直想跟你解释，好几次开车在医院门口等你，但看见你时，我又不敢露面了。”

白冰说：“那天我给你打电话，你承认拿了王涛的钱。”陈子豪点点头说：“正因如此，我一直没脸



来见你。”白冰冷冷地说：“那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为了钱为了出国，出卖良心？”

陈子豪抬起头说：“我没有出卖良心，我只是为了梦想，骗了一个心存不良的人。”白冰惊讶地看着他，陈子豪低下头说：“虽然这也不光彩，但我并没有出卖良心。王莹的身体里确实不是小军母亲的心脏。那天配型结果出来后，小军母亲的心脏更适合另一个患者，而那个车祸捐献者的心脏，更匹配王莹。所以，记录是真实的，配型不是我一个人做的，还有院长，你可以去向他求证。”

白冰有些眩晕：“但你仍然拿了王涛的钱？”陈子豪低下头说：“是，我暗示他，我更改了配型记录，他给了我五万块钱。那是我为了实现梦想做的唯一的错事。但我赚了钱后，去年就已经连本带利地还给他了。”

白冰想了想问：“你没告诉他真相？”陈子豪点点头说：“不知为什么，也许我想让他继续心里不安吧。虽然他实际上并没有欺骗小军，但他确实是想那样做，而且付诸行动了。”他小心翼翼地看着白冰，“我做错过事，但我没有出卖良心，你能原谅我吗？”

白冰脸色好看了些，但语气仍然很强硬：“原不原谅你再说，现在王莹的事怎么办？”陈子豪沉吟着说：“按道理，王莹换的根本就不是小军母亲的心脏，根本不存在心源性症状的可能。我只能推测，是王莹从那篇新闻报道里和父亲的表现上，发现了可疑之处，因此相信自己身上的就是小军母亲的心脏，从精神上对小军产生了亲近感。这属于精神学科的范畴，我的学校里有非常厉害的精神科教授，我可以请他来帮忙。”

“不用了！”白冰和陈子豪吓得一回头，只见王莹正笑嘻嘻地站在他们身后，说，“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。真相和你们猜的差不多，但有一点不同。我当时躺在病房里，模模糊糊地听到你们的争执，后来出院后又看到了媒体的报道，我问过爸爸几次，他一直否认，但从神情中能看出他的心虚。其实我并没有对小军产生你们想象的感觉，我对他只有愧疚，我表现出来的一切都是故意做给我爸爸看的，我希望他能产生这样的误解，希望能逼着他兑现承诺。但刚才听陈医生说了事情的真相，我觉得爸爸受到的惩罚已经够了，我不用再装下去了。”

正说着，王涛匆匆赶到医院，



一见到陈子豪，他几乎是扑上去抓住对方的双手说：“陈医生，求求你救救我女儿！从去年你把钱还给我，我就知道，你比我高尚。所以，你肯定不会见死不救，不管我有多卑鄙，我女儿是无辜的，她很善良啊！”

陈子豪沉声说：“当年你资金紧张，想要赖账，虽然卑鄙，还算情有可原。可三年过去了，你的生意已经做得很大了，二十万对你来说已经不是沉重的负担，为什么你还没有什么表示呢？”

王涛长叹一声说：“有些事，小莹不能理解，或许你们能理解。当初我在记者面前否认了小莹用的是小军母亲的心脏，众人皆知。如果现在反过来承认这件事，我的商业信誉就全没了，谁也不会和我做生意，我随时会破产。但人心都是肉长的，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偷偷照顾小军；他的房子老旧危险，我为了不引人注目，特意捐款给他们村，让他们把村里的危房都整修了一遍；小军智商不高，我怕他回家太晚有危险，经常让人跟着他；小军生病，是我叫秘书把他送到医院，付了医药费才走的，只是不敢留名罢了。我愿意尽力去照顾小军，只是不想让女儿卷进来。可老天为什

么要让小莹得这种病？这
都是我的错啊！”

看着王涛泣不成声，陈子豪心里也不是滋味，他觉得自己和王涛是五十步笑一百步。

王莹抱住爸爸，把刚才大家的对话告诉了他。王涛吃惊地看着陈子豪，陈子豪点点头说：“是我骗了你，为了跟你借五万块钱，也为了惩罚你。虽然不光彩，但这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。”

王涛长长地出了口气，抚摸着





王莹的头发说：“病是假的就好，爸不怪你，你是个好孩子，比爸爸强。”他转身郑重地对陈子豪说，“现在我知道真相了，但我还会继续照顾小军的，不为别的，就为我曾经有过那个丧尽天良的想法。”

陈子豪转身看着白冰说：“你能原谅我吗？我当了三年的逃兵，想用一辈子补偿。”白冰“哼”了一声：“看你以后的表现吧。”

就在这时，一个人急匆匆地跑进医院，看见一群人都在一起，又犹豫地停住了。王莹高喊：“小斌，快过来！”小斌尴尬地走过去说：“王莹，你的病好点了吗？”王莹“嘿嘿”一笑：“别装了，你知道我没病。”小斌惊讶地看着她：“你坦白了？”王莹点点头，把经过告诉了小斌，小斌高兴得直挠头，那动作跟小军很像。

陈子豪突然想起来了：“小斌？你不是跟王莹同时做手术的孩子吗？我记得很清楚，你比王莹大一岁。”小斌点点头说：“陈医生，是我。我出院后看过报道，知道自己移植的是军哥母亲的心脏，于是等身体好一点后，我就经常去看望他。我家里不是很有钱，也没法帮他太多，就动员同学和认识的人都把鞋

拿去给军哥修。我上大学后，也继续去看军哥，结果总碰上小莹，就成了朋友。小莹跟我说了她的怀疑，想逼着她爸拿钱给军哥。我说这事没啥证据，而且我看见军哥就觉得亲近，不管军哥能不能拿到钱，我都会继续照顾他。”

王涛听着禁不住掉下了眼泪：“好孩子，你是我们这些人里最有良心的人。”小斌真诚地说：“其实，我觉得在整件事情中，并没有一个丧尽天良的坏人。”王涛惭愧地低下了头。

王莹偷偷拉住了小斌的手说：“别人不管，反正我知道你是好人。”白冰微笑着，也轻轻拉起了陈子豪的手，陈子豪紧紧地攥住，生怕再弄丢了一样。

反倒是小斌最紧张，他看着王涛的脸色，王涛擦擦眼睛，破涕为笑：“放心，白护士长说过，小莹成年了，谈恋爱合法。”大家忍不住都笑了。

此时，小军依然坐在街边，认真地修着鞋，完全不知道在这个城市里有一群人，因为他又哭又笑的。他只感觉夕阳照在身上，暖暖的，就像母亲的怀抱一样。

（发稿编辑：朱虹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杨宏富）



故事会微信号:story63, 欢迎添加故事会微信, 参与互动!

· 神探夏洛克 ·

阳台上的枪杀案

杰夫是一名体操运动员, 住在体育公寓六楼。这天早晨, 杰夫和往常一样, 很早就来到阳台上做体操练习。

对面阳台上, 有个小朋友看得直叫好, 就在此时, 只听“砰”的一声枪响, 杰夫倒在了阳台上。小朋友吓得“哇哇”大哭, 他的家人赶紧报了警。

夏洛克探长匆忙赶来, 检查尸体后, 发现子弹是从背后射进去、从小腹穿出来的, 一颗弹头嵌在阳台的地板上, 和死者的伤口完全吻合。夏洛克挖出弹头, 认出这是小口径步枪子弹头, 是专门用于射击比赛的。

进一步调查得知, 在报案人这幢公寓的二楼, 住着一位射击运动员, 人称“神枪手”, 警方对他进行了询问。“神枪手”说:“我听说子弹是从他后背进去, 下腹部出来的, 凶手显然是从上面往下射击, 我在二楼没法射中他的啊!” 射击运动员的邻居也证明了他早上确实没有出门。

可即便如此, 夏洛克探长还是断定, 射击运动员就是凶手,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?

超级视觉

这里有一张大象的素描画, 是不是栩栩如生? 假如你把它颠倒过来看, 大象竟然变成了……



思维风暴 牛奶和咖啡哪个多

有相同容量的咖啡和牛奶各一杯。先从咖啡杯中舀一勺咖啡到牛奶里, 搅拌均匀; 再舀一勺混合的牛奶咖啡倒入咖啡中, 搅拌均匀 (每勺的量都一样)。请问, 是牛奶杯中的咖啡多, 还是咖啡中的牛奶多?

A. 咖啡中牛奶多 B. 一样多 C. 牛奶中咖啡多

想知道答案吗?

1. 您可直接扫描右侧二维码。
2. 您可登录 <http://t.cn/RNJv6Fs>。
3. 购买 2017 年 12 月上《故事会》。

动感地带, 与您不见不散! 上期答案见本期 P42。





· 细节 ·

阳伞

契诃夫的笔下有这么一个故事：一位先生爱慕一位女士，但他知道自己没戏。有一天，女士在女伴的陪同下，来先生家做客，坐了半个小时，走的时候落下了一把阳伞。一般来说，这位先生有两个选择，要不留下来做纪念，要不就追上去还给女士。然而，这位先生却选择把阳伞撑起来，在客厅的沙发坐了一晚上，第二天再把伞还回去。

在外人看来，这也许很凄凉，可对于先生来说，他度过了人生中最幸福的夜晚。

受苦

汪曾祺写过一个小故事，说一个女孩很美，被人纠缠，她心爱的男人为她出头，却被打得昏死过去。女孩伤心极了，她听说有个偏方，就是找各家的尿罐子，从上面刮下厚厚的尿碱，用来泡水喝，能救活昏死过去的人。

女孩弄来一碗，伺候男人喝下去，这时候，女孩实在忍不住，眼泪夺眶而出。还剩下小半碗尿碱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女孩也尝了一口。

这便是爱情最动人的一刻：“你的苦都是为我受的，我根本用不着受苦，但我想和你苦在一起。”

桃树枝

1896年，一个6岁的小男孩要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合影，小男孩非常重视。

他心想：这么一个大家族站在一起，以后别人看到照片，找不到我怎么办？

于是小男孩在拍摄的时候，就伸手去够旁边桃树的枝。

小男孩成了这一堆人中，唯一手拿桃花的人。他并不是要沾桃花运，只是想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细节，这样别人能找到他，他也能找到自己。

这个小男孩就是陈寅恪，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，他在6岁的时候就知道如何把自己嵌入历史，不被遗忘。





绳子

猫和猪是好朋友。

一天，猫不小心掉进了一个大坑，猪连忙拿来绳子想救猫，猫叫猪把绳子扔下来，猪二话不说就把整捆绳子扔了下去。

猫郁闷地说：“这样扔下来，你怎么拉我上去？你应该拉住绳子的一头啊！”

猪点点头，突然笨拙地跳下大坑，它拿起绳子的一头，高兴地说：“现在可以了！”

猫哭了，却哭得很幸福。因为它明白，有的人不是很聪明，却值得你终生拥有。

追到

我有一个大家族，一天聚会，族中有一个爷爷辈的人，七十多岁了，竟然跟几个五六岁的小屁孩一起坐在泥地上打弹珠，还大呼小叫地耍赖。

祖奶奶听到了，拄着拐棍出来就要揍他，那爷爷起身就跑，结果跑出不远还是被祖奶奶追上了，结结实实挨了一棍子。

事后，爷爷“哎哟哎哟”地喊着疼，我们小辈安慰他，还嘲笑了他两句，说他怎么连九十多岁的祖奶奶都跑不过。

爷爷万分委屈地辩解说：“我要不是怕我妈摔倒，她哪追得到我啊……”

司机

一个女孩得了抑郁症，忍不住割了腕。那一瞬间，她后悔了，又痛得心慌，便打了个出租车去医院。出租车后座被她弄得都是血，她捧着手痛哭，又委屈又内疚。

哪知司机什么都没说，飞快地把她送到医院，还带她去处理伤口，生意都不做了。处理完伤口，他又带着女孩去吃了一顿饭。

饭桌上，司机对女孩说：“十来岁的小姑娘，人生路还长呢，千万别冲动……”说着，他哭了起来，“千万别学我女儿。”

扫一扫二维码，可带走、
分享这些精彩细节。



细节，故事之灵魂。本刊推出全新栏目“细节”，意在讲述和传播有细节亮点的小故事。若您看到或听到的故事里有令人难忘的闪光细节，有以小见大的人生智慧，欢迎推荐给我们，篇幅在600字以内。来稿一经采用，即致稿费。本期责任编辑电子信箱：
babyfuj@126.com。



· 段子 ·

实话实说

- ◆ 朋友们，你们旅行回来后，一般多久可以把旅行箱整理好？我一般都原地放置三天以上，走路会绕开它，目光根本不敢与它对视，一想起要把脏衣服拿出来，买的东西分类放好，小玩意儿挨个拆开包装，送人的要快递……我就被这些繁杂的工程吓得浑身发抖，根本不敢直面人生。
- ◆ 有谁像我一样，心中揣着中五百万的想法，想着中了之后要干这干那的，却从来不买彩票！
- ◆ 以前想不通为什么有人会穷游，后来想通了，在家里也是穷，不如去外面穷，还能看风景，说不定还能捡到钱。
- ◆ 突然发现我离女性最近的时候，是在挤地铁的时候。
- ◆ 孤单是暂时的。要相信，最后你总会找到和你相伴一生的电脑、手机。

（推荐者：卧龙城主）

经得起折磨的童年

- ◆ 小时候，我爸爸带着还是婴儿的我睡觉，忽然外面有人喊地震，我爸爸一个鲤鱼打挺，夹起我就跑。我爸快跑到楼下了，邻居问他：“你夹个枕头干什么？里头有私房钱？”我爸爸这才发现弄错了，又跑到楼上去找我，我还在那呼呼大睡……
- ◆ 我还小的时候，妈妈经常不在家，我爸负责在家照顾我。有一天我早上起来发现家里没人，就扒着门缝哭得撕心裂肺的，盼星星盼月亮，终于我爸回来了，手里夹着一支烟很哀怨地看着我：“咱爷儿俩咋办？附

近都没方便面卖了……”

- ◆ 小时候我妈没给我买婴儿床，出门买菜为了防止我乱爬，直接把我扔进洗衣机的洗涤筒里。

（推荐者：司志政）

（本栏插图：孙小片）





师生问答

◆ 师：“待人接物”这个成语怎么解释？

生：就是待在家里，等待接受别人的礼物。

◆ 师：怎样理解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？

生：皮肤是人体第一道防御屏障，若皮肤破损就容易感染。病人一多，国家建设就无法进行了。所以天下兴亡，“皮肤”有责。

◆ 师：“头悬梁，锥刺股”是怎么回事？

生：古代有个人不好好学习，考试总是不及格，他妈妈就生气地用锥子刺他的屁股，他想不开，就在屋梁上上吊自杀了。

◆ 师：如果你只有一天的寿命，你想去哪里？

生：我会将最后一天留在学校，留在这个课堂里。

师：好感动啊！现在的学生竟然如此好学！

生：因为我在课堂里有度日如年的感觉啊。

（推荐者：潘光贤）

爸妈吵架了，你会使什么招

◆ 有一次，我在自己的卧室玩电脑，突然听到爸妈吵了起来，因为吵得厉害，我就打算去劝和。刚打开门就听到我爸对着我妈喊：“你能干点啥？生个儿子跟傻子一样！”我妈也不甘示弱，大吼：“我儿子才不傻！你儿子才是傻子呢！”这……我是他们亲生的吗？

◆ 我爸妈向来喜欢斗嘴，我最喜欢在一旁添油加醋。老爸说老妈太胖，我就说：“是啊，妈妈你该减肥了。”老妈说老爸真丑，我马上接话：“原来我长这么丑，都是老爸你的基因在作怪啊。”这样，爸妈把矛头对准我，他们之间的矛盾就缓和了。

◆ 上次爸妈吵架，吵得不可开交，我在旁边看着也不敢劝。他们两个你一句我一句，突然老妈词穷了，一时语塞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突然蹦出来一句：“妈妈，快点，该你啦……”他们哈哈大笑，然后战争结束。

（推荐者：心香一瓣）



· 网文热读 ·

小时候，我曾经为一件事而困扰。

那天，我放学回家，一进屋就闻到一股饺子的香气，我冲向厨房，原来是妈妈在煮饺子。我很惊讶地看见，妈妈一边干活一边往嘴里塞东西！

我悄悄地退出来，心想，妈妈在做什么呢？偷吃？可是妈妈一向都把好吃的往我和爸爸面前推，看我和爸爸吃饱了，她才拣剩菜吃，我和爸爸不止一次地提出抗议，不许她这么当二等公民，可她就是“屡教不改”。这样的妈妈怎么会偷吃？

后来我又碰到过几次，在包包子的时候、在包馅饼的时候……这太令我纠结了。我对爸爸说了我的发现，爸爸也很惊奇的样子，反复问我：“真的？你真的看见妈妈在偷吃东西？”我十分肯定地点点头：“是真的！估计她是舍不得扔掉过期的东西，偷偷地吃掉。可那会伤害身体的啊！”我们爷俩决定去抓个“现行”，当场阻止妈妈偷吃。

这天是周末，妈妈又在厨房里忙着包饺子，我和爸爸偷偷躲在门边盯着里面，只见妈妈掀开锅盖捞饺子，捞着捞着就往旁边碗里放一个，不一会儿又放一个，接着竟吃了起来。我有些看呆了，原来妈妈

陈柏清

妈妈偷吃





“偷吃”的是饺子！爸爸小声地笑起来，难道他在嘲笑妈妈？我脸上发热，真想跳出去叫妈妈别吃了，在桌上又不是不可以吃，为什么要这样？可是爸爸按住了我。

那顿饺子吃得我没滋没味的，爸爸却和妈妈热烈交谈，他两眼放光，像看到了金子似的。我暗暗担心，爸爸会不会把这事当作把柄向妈妈示威呢？妈妈一直要求他戒酒，为此两人还生过气呢。

过了两天没见什么动静，我实在忍不住，向妈妈问起偷吃饺子的事儿，我觉得就算妈妈不高兴，我也要让她改掉这个毛病。可没想到妈妈不但没生气，反而哈哈大笑起来，说：“你不知道吧，你爸爸回你姥爷家很自卑的，几个小姨丈都会几手厨房绝活，你爸爸什么都不会。我就一样一样地教他，可他包饺子饺子坏，包包子包子破，为了让他有信心学下去，我在厨房里直接就把坏的吃掉，不让它们上桌。”

原来是这样！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，顿时轻松了。转念一想，不行，得把这个原委告诉爸爸，打消他的“小人之心”。

于是，第二天我就对爸爸说了，还特地说明：“妈妈那是为了你好。”没想到爸爸听后，笑得比妈妈还厉

害，我睁大眼睛看着他，纳闷极了。爸爸摸着我的头，说：“小傻瓜，那天我一看到你妈妈吃的是破饺子就明白了。我呀，其实早就学艺成功，可看到你妈妈老是舍不得吃，我就故意包坏一些，估摸着这样她就能多吃一点，只是那天才亲眼看到。”

啊，原来是这样，只有我没明白其中的连环套啊！

我假装生气，追打着爸爸，妈妈正好进屋来，她说：“你们爷俩这是唱的哪出啊？”

我想了想，说：“这是个秘密！”我暗暗得意起来，这回我是胜者，因为我知道了爸妈各自的秘密！

（推荐者：奕 萍）

（发稿编辑：朱 虹）

（题图：孙小片）

您手中有没有得意之作？本刊辟有二十多个原创性栏目，如新传说、我的故事和中篇故事等；您读到或听到什么有趣事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吗？3分钟典藏故事、外国文学故事鉴赏和该段子等都是本刊推荐性栏目。热忱欢迎来稿，可从邮局寄发，也可从网上传递。邮寄地址：上海绍兴路74号《故事会》杂志社，邮编：200020；如为电子邮件，本期责任编辑信箱：babyfuji@126.com。



下苦人是一句方言，指的是身份低贱的苦命人。在生活中，你遇到过下苦人吗？你又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呢？

下苦人

李金海



我在一个学院里当副院长，主管后勤。一天，我在院里转悠，远远见到水工组的几个人在一个污水井旁边议论。我认识其中一个叫老曹的，他老实憨厚，说话有点结巴，和我算是老乡。

我走过去，只见污水井的盖子开着，一股污浊之气飘了过来，原来是污水井堵塞了，需要疏通。那几个人见我走近，不再议论，和我打了招呼就不吱声了。就在这时，老曹说话了：“我，我来。”说着他就下到井里，忍着恶臭仔细地弄着。我探头望着他，点头夸了几句便走了。

一个礼拜后，我家下水道堵了，我就给水工组打了电话。很快维修的人就来了，正巧是老曹。他手脚麻利地疏通了下水道，正准备走，我连忙拉住他，道了声辛苦，请他坐下，把泡好的茶递给他，又给他点上烟。他很感动，接茶的手都有些颤抖。

“您，您是好人呐，这样……对待……我们下苦人！”老曹说着，有些拘谨地喝茶抽烟。为了让他放松下来，我和他唠着闲话，可他还是放不开，待一根烟抽完后，老曹便起身告辞了。我塞给他一盒烟，他客气一番，接了过去。



自那以后，我和老曹变得熟悉起来，老曹的话也渐渐多了。一天，老曹特地跑到我办公室，说他儿子小曹定于周日结婚，让我去他们村里捧个场。我二话没说便答应了。

周日那天，我早早来到老曹家参加酒席，老曹特意过来给我敬酒，聊到小曹，他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小曹，这孩子，会……会电工，也有证，但现……现在还没……没找到合适的工作。”我便安慰他两句，说总会找到的。老曹感激地笑了笑。

谁知两个月后的一天晚上，老曹到了我家，还带了一包土特产。他坐下后，支支吾吾半天才开了口。原来，老曹打探到学院电工组的一个电工准备辞职，他想让儿子小曹来补这个缺。我便说我去了解一下情况，如果属实，小曹反正是有证的，过来工作也未尝不可。老曹非常感激，临走还握着我的手不断道谢，我有些不好意思，硬是塞给他一条烟。

第二天，我就去院里打听了一番，发现老曹说得没错，于是我就和院里的人事打了声招呼，很快，小曹就来电工组上班了。为此，老曹又提着一包礼

物来我家答谢了，我推脱不掉，只好收下，又拿了些东西塞给他，算是返还。

此事过后还不到一个月，老曹又来找我了，说小曹小两口这么年轻，这么分着，不是个事，让我给他儿媳妇在学院找个轻松点的差事干干。我先是一愣，随即笑笑说：“我看看吧。”其实我有些不情愿，但老曹也算是我老乡，人还那么老实本分，能帮的就帮一点儿吧。这么想着，我又去院里打通了关系，于是老曹的儿媳妇便成了我们职工食堂的收银员。

可让人没想到的是，几天之后，老曹又来找我了，说：“电工组旁边有一间破房子，一直闲着，就让小曹他们小两口住了吧！”





我哭笑不得地说：“那里住人不合适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老曹抢着说：“合适合适，房子我已经收拾好了。”这时我才注意到，老曹和我说话倍儿溜，竟没有一点儿磕绊了。

我无奈之下只能应承下来。临走时，老曹说：“我们下苦人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！”我挥挥手，懒得再搭理他。

从此，我见了老曹就绕开走，实在躲不过，便点个头，快步走开，但每次老曹都会追上来，热情地招呼我。

两个礼拜后的一天晚上，我正在家看电视，门外传来了敲门声。我隔门问是谁。

“我，老曹。”门外朗声答道。

我叹了口气，打开门，只见老曹满脸笑容地站在门口，身后还跟

着他老婆。

老曹一进门，就自来熟地坐上沙发，接过我泡好的茶喝了一大口，又掏出烟递给我，说：“你随意。”随后他指着他老婆，一本正经地说，“好体力，样样活儿都能干。”

我皱起眉头，竟然有点儿结巴了：“这，这个，怎么？”

“嗨，做你们家的保姆啊！”老曹用肯定的语气说道。

“谁说我要保姆？”我瞪圆了眼睛，心里一阵惶恐。

“我说的。瞧，你家该有个保姆。”老曹摆摆手说，“什么工钱不工钱的，看着给吧！你最体谅我们下苦人了！”

我瘫坐在沙发上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（发稿编辑：赵媛佳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孙小片）





苦命的司机

■ 张春风

这天，辉子拎着一个沉重的口袋，等在马路边，准备拼车去县城。过了一会儿，一辆出租车停在跟前。

辉子问：“去县城多少钱？”司机笑咪咪地说：“老价格，15元！”于是，辉子上了车，抬眼一看，车上已经坐了两个乘客。

几分钟后，坐副驾驶的乘客说：“师傅，前面停一下，用支付宝行吗？”司机试探着问：“你没有现金吗？”乘客说：“我没带！”司机只好告诉他账号，说：“你付完让我看下手机！”付完车费，乘客下了车。

又过了几分钟，另一个乘客说：“师傅，路口停一下，能微信支付吗？”司机有些为难：“你也没带现金？”乘客说：“现在出门带手机就行，多方便啊！”司机只好告诉他微信号，说：“你付完让我看下手机！”支付

成功后，乘客也下了车。

车子继续往前开，辉子诧异地问：“师傅，为什么你非要现金支付呢？支付宝和微信都一样啊！”司机叹了口气说：“唉！我不会用支付宝和微信，没办法收钱！”

辉子问：“那刚才的支付宝是？”“我老婆的。”

“微信呢？”“我女儿的！”

辉子恍然大悟。

说话间，辉子到目的地了，他乐呵呵地说：“放心，我给你现金，不过，都是一块钱的硬币！我是卖豆腐的，正要去银行存钱！”

司机接过硬币，满脸的沮丧：“唉，这趟车白跑了！”辉子好奇地问：“怎么会呢？起码，我给你了15元呀！”

司机哭丧着脸说：“你不知道，我还有个两岁多的儿子，在家里约法三章，我收的硬币全得给他坐摇摇车……”

（发稿编辑：朱虹）



免费供应

■ 庞启帆 编译

克里斯是一家肉铺的老板。这天早上，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带着一个6岁左右的小男孩来到了他的店铺，克里斯马上上前热情招呼。

谁知，女人笑道：“怎么，克里斯，不认识我了？”



克里斯盯着女人，脸色很快就变了，他惊慌地说：“丽莎，是你……”

“别慌，克里斯，我不是来纠缠你的，我只是来告诉你，这孩子是你的。你打算怎么对他？”丽莎仍然笑着说。

克里斯的脸白了又红，红了又白。许久，他瞪着孩子说道：“好吧，我每天给你们母子提供免费的肉，但我不想看见你，你让孩子来拿，一直到他16岁为止。”

从此，这个男孩每天都会到克里斯的店里来，按照妈妈的吩咐告诉克里斯要哪块肉，克里斯切好肉给男孩，从不收他一分钱。男孩接过肉就走，克里斯则皱着眉头看男孩离开。

一晃十年过去了，男孩每天都来，风雨无阻。这天，男孩又来到了克里斯的肉店。克里斯把肉递给男孩后，笑着说道：“孩子，这是你最后一次在我这儿免费拿肉了。呵呵，我真想看看你妈妈听到这句话后脸上的表情。”

男孩回家后，把克里斯的话告诉了他的妈妈丽莎。丽莎听了，笑着对儿子说：“儿子，你明天带着钱去买肉，然后告诉他，这十年来，我们每天吃的面包、喝的牛奶和用的日用品也都是免费的，你看看他脸上是什么样的表情。”

（推荐者：典 纨）

（发稿编辑：赵媛佳）



没有租不出去的房

■ 潘李君



老蔡的母亲过世后，家里多出了一间屋子，老蔡打算把它租出去。出租广告贴出后，很快有人来电咨询了。老蔡是个老实人，如实相告空屋的情况，并说本来月租金400元，现在只要300元。不料话没说完，对方就挂电话了。转眼三天过去了，那些租客一听房间里死过人，就立马没了下文。想想也是，谁乐意住死过人的屋子？

老伴知道后，把老蔡好好数落了一顿，说他太傻了，为什么非得告诉人家屋子里死过人呢？于是，再有人上门看房时，老蔡便有意隐瞒了真相。果然一切十分顺利，眼看就要签租房合同了，谁知房客的小伙伴突然跑过来，用家乡话叽里呱啦说了一通后，那房客立时变了脸色，连说不租了，然后逃也似的走了。

如实相告嘛，人家忌讳；刻意隐瞒嘛，终究是纸包不住火。老蔡不由连连叹气，看来这房子铁定租不出去了。

到了暑假，老蔡在外读大学的孙子小蔡回来了。小蔡得知空屋租不出去后，哈哈一笑：“爷爷，看我的，我保证让这房子租出去。”

小蔡重新做了一份广告张贴出去，并写上了自己的手机号码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房子不但租出去了，租金还比原先贵了一百多元。

老蔡对孙子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忙问用了什么高招。

小蔡得意地说：“我跟房客说，该屋子是全市唯一的‘寿星房’，我太奶奶生前住在那儿，整整活到101岁，因此每月加收101元。”

（发稿编辑：王琦）



学拳要趁早

■ 邹胜龙

迈克出身于拳击世家，出道后很快成为拳坛霸者，连续五十多场比赛全部获胜，其中绝大多数是以击倒对手的方式胜出。

这天，迈克迎来了新的挑战。对手是个名叫约翰的新人，没什么名气，块头也比迈克小一号，迈克没把他放在眼里。

谁知几个回合下来，迈克却越打

越吃惊。他虽然占了上风，可约翰还是活蹦乱跳的，要是换了以往的对手，早已倒地落败了。

在观众们山呼海啸般的加油声中，两位拳手肉搏着，脸上、身上都染满了鲜血。最后，迈克支撑不下去了，他再也无法承受对方的攻击，轰然倒地，只能在裁判的数秒声中，迎来他的首败。

迈克简直难以置信！他深知，约翰能赢得胜利，完全靠他的抗击打能力，那简直异于常人。如果不是约翰身上也有伤口在流血，迈克简直要怀疑那究竟是不是血肉之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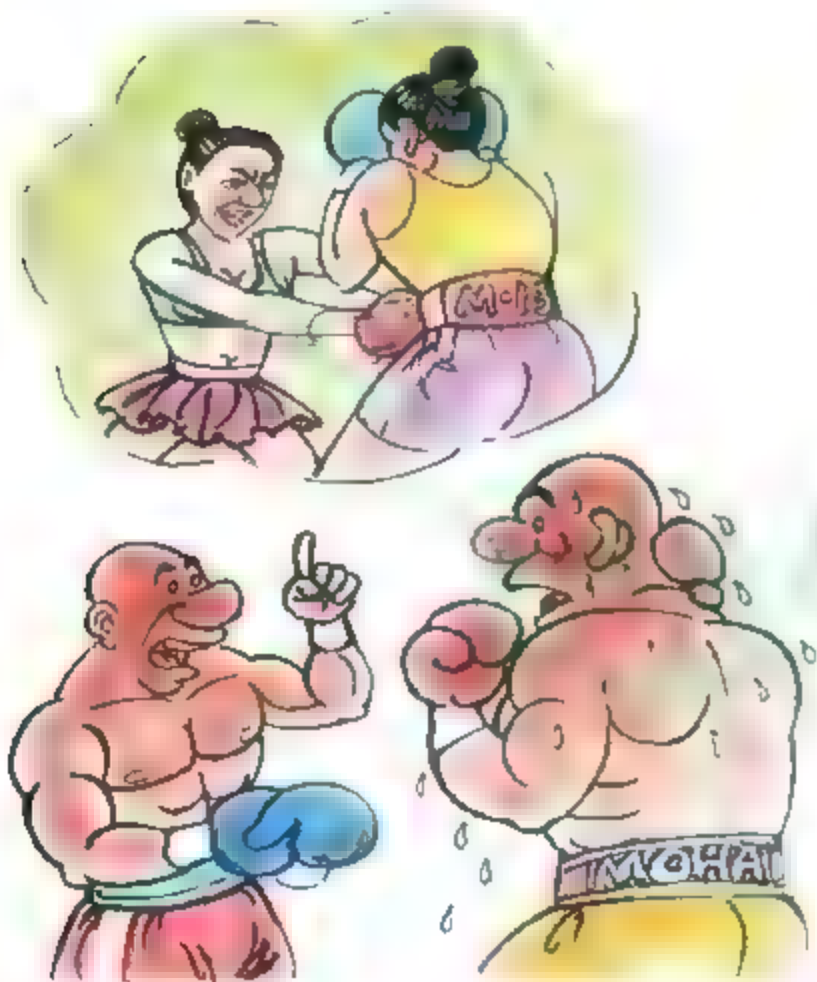
赛后，迈克大度地向约翰表示了祝贺，苦笑道：“我父亲曾是位统治拳坛数十年的拳王，在他的督促下，我刚满五岁就开始学打拳，这些年来一直未遇对手。今天碰到你，才知道什么叫天外有天。”

约翰撇撇嘴说：“老兄，五岁才接触拳击是不是太晚了？同样都是拳手，我母亲的影响力远大于你父亲。”

“你母亲是哪位拳王？她什么时候启蒙你的？”

“我母亲只是名普通拳手，但她在职业巅峰期怀上了我，打了很多场比赛，直到后来才知道自己怀孕了。”约翰扫了迈克一眼，“早在娘胎里的时候，我就不知道经受过多少重拳的摧残，还会在乎你这几下子？”

（发稿编辑：赵媛佳）





非久留之地

■ 谢元清



大李与小李是摄影发烧友，这一天，哥俩结伴到非洲大草原拍野生狮群，忽然，一头雄狮发怒，张牙舞爪地向他们扑来。大李手脚灵便，“刺溜”爬上一棵大树，小李走投无路，“扑通”跳进一口齐腰深的池塘。

大李转危为安，长长舒了一口气，往远处一望，却惊得说不出话来：狮子把小李追进池塘后，守株待兔般端坐在岸上，盯着小李不走了。

幸好过了几分钟，那畜生听到远方狮吼，朝前望了望，大摇大摆地走了。小李见狮子一走，就像死刑犯获得了特赦令，赶忙连爬带滚爬上岸。哪知，那畜生见小李上岸，又调转头，龇牙咧嘴地扑过来。小李无可奈何，只好再次跳进水里。

过一会儿，狮子失去了耐性，干吼两声，又扭头走了。小李一见机会

来了，又迫不及待地爬上岸。哪料，狮子见小李上岸，马上蹿了回来……

这狮子就像中了邪似的，竟和人玩起了拉锯战：小李一上岸，它就追；小李一跳下水，它就走……

树上的大李看到这一幕，气坏了，急得扯开嗓门大喊：“笨蛋！等狮子走远了再上岸！”

可是，小李就像没听见似的，任凭大李把声音喊哑了，他依然我行我素，继续与狮子玩捉迷藏。

最后，大李只能脱下一只鞋扔过去，把狮子引开，小李才得以脱险。

两人化险为夷，大李下了树，见到落汤鸡似的小李，刚才憋着的火终于爆发了：“你有病啊，为啥不等狮子走远了再上岸？”

小李拧着衣服上的水，咆哮道：“你以为池塘是久留之地啊！那儿有两条鳄鱼正凶巴巴地盯着我，它们是吃素的呀？”

（发稿编辑：赵媛佳）



广告的效果

■ 汪小弟

皮斯经营着一家化妆品公司，生意不错，渐渐过上了富豪的生活。但他并不满足，觉得现在的妻子脸上皱纹多了，身体臃肿了，而且也没情趣了。他想有一个更漂亮、更有情趣的女人来陪伴自己，于是甩出了一百万和妻子离了婚。

离婚后，皮斯急着想找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，助手建议他在电视上打

个征婚广告，他同意了。很快，电视上滚动播出了这样一则广告：男，40岁，独自带一女儿，有私人公司，银行存款千万，别墅两套，豪车两辆，有意者请与我联系！

征婚广告播出的当天下午，皮斯就收到了一个男子的电话：“皮斯先生，你的广告让我很动心，不过你的女儿现在在我手里，赶快拿一百万来赎她，不许报警，否则你女儿就……”

皮斯浑身哆嗦着瘫在了沙发上，女儿可是他的宝贝疙瘩，他就是倾家荡产也不能让女儿受到伤害。于是他拨通了助手的电话，急促地说：“快，快给我准备一百万！”助手在电话里问他：“播出的广告有效果了？”皮斯崩溃地说：“是有效果了！我女儿被劫匪绑架了……”

很快，皮斯就把一百万打到了劫匪提供的账户上。劫匪倒也守信用，当天晚上，就用一辆轿车把女儿送了回来。看着安然无恙的女儿，皮斯问：“知道绑架你的人是谁吗？”

女儿惊奇地看着皮斯说：“什么绑架？是妈妈接我去了她那里，吃完饭又让一个叔叔把我送回来的。”

“什么！”皮斯又一下子瘫在了沙发上。

这时，只听女儿说道：“妈妈说，谢谢你又给了她一百万！”

（发稿编辑：朱虹）

（本栏插图：包丰一 顾子易）



期刊网

qikan.com.cn

集人文名刊之大成

1500万+

龙源期刊网注册用户



扫描二维码
直接打开网页



龙源数字传媒集团
Dragonsource Digital Media Group



名刊会

精致阅读,让文字照亮生活

“
名刊荟萃
只有你
想不到的
没有你找不到
De杂志”



plus.qikan.com.cn

最新名刊会IOS版本已在苹果市场上线
打开苹果市场搜索【名刊会】即可下载体验



龙源数字传媒集团
Dragonsource Digital Media Group